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

記十四

樓下

新脩夏邑縣城門樓記一首

五福樓記一首

黃鶴樓記一首

懷崧樓記一首

朝陽樓記一首

望雪樓記一首

閣上

茅閣記一首

新脩滕王閣記一首

重脩滕王閣記一首

樓下

新脩夏邑縣城門樓記

孫公輔

昔左丘明書梁亡憐其亟城而至溝宮也書莒潰責其恃
陋而不重閉也然則懲惡勸善之義信可不遺於後代矣
方今生人震越虺虎啖嚼凡爲侯大夫者孰得不鑒於梁
而悼於莒哉夏邑縣城樓圖經即西漢栗鄉侯之故墟闔
閭波濤不可以禁淫佚臺觀崩弛不可以示軌儀訊諸鄉
人云此地有隱慝焉縱其神姦慄若大忌故前後令長皆
昵於神而廢禮也去年夏聖人戒師於東方宣武軍守臣
劉公慮以軍興勢危賦重人困易置官屬紀綱事法遂假
叅佐范陽盧士宣字伯通爲茲邑長伯通勤勞于民旋即
真命錫以朱服示王命也捨夫先賢雖立譙門譙門必能
將將雖作爾墉爾墉必能言言繇是正其小以及先王宮

闕之制飾其儉用倅諸侯臺門之尊百工告利多福紛華

則嚮時妖異之說無復徵據神不神矣君何神耶苟無馨

香曷肯變化是故直拔埃壘譬一賢之挺生介然堅疆同

五福之壽考端穆大壯發揚斯干用而不和一作知我則爲

植其經費也自柿一作材至梓一作辛不礙疋夫之膏澤

必因庶役之余羨其博施也自賀燕至翔鷦尚貽終世之

咸若寧止吾屬之遐覽然後命閭人以守之揭靈龜以鼓

之歲時則懸法於其前災眚則祭祭於其下禦大寇則未

足抑小戎而有餘且周文緩而靈臺成漢文約而露臺捨

惟彼喆王睿后猶懼若此况人臣乎閭閻伯通可謂知禮

至如板築之氣勢磨礱之固護塗墍之滑澤采章之藻麗

則存諸詠歌非紀體所載時公輔館于伯通之署願記其善敢私於人乎

黃鶴樓記

閻伯里

石本作埕

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禕登僊嘗駕黃鶴返憇于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迹存述異之志觀其聳構巍峩高標龍從上倚河漢下臨江流重簷翼館四闥震敞坐窺井邑俯拍雲烟亦荆吳形勝之最也何必賴鄉九柱東陽八詠迺可賞觀時物會集靈僊者哉刺史兼侍御史淮西租庸使鄂岳沔等州都團練使河南穆公名寧下單而亂繩皆理發號而庶政其凝或逶迤退公或登車石本作送遠遊必於是極長川之浩浩見衆山之纍纍王室載

懷思仲宣之能賦僊蹤可揖嘉叔偉之芳塵迺喟然曰黃

鶴來時

石本作時來

歌城郭之並是浮雲一去惜人世

石本作代之

俱非有命抽毫紀茲貞石時皇唐永泰元年歲次

石本無次字

大荒落月孟夏日庚寅也

五福樓記

符載

人之氣剛而直靈而無方欲其全

一作王

也唯其所養故處

卑陋則病恙慘怛而邪僻淫戾生焉居高明則遐曠博大

而和平康樂生焉其或將移志氣張耳目聳形體使百祥

九德沛然洋溢臺觀不作孰為起予是以我尚書劉公有

麗譙之制建嘉名者其有旨乎曰太一五福遊乎神宮之

三年也先是茲樓北嚮之廳也穹崇弘敞實惟古制公之

家每斷大事行大宴威儀四設必在於是縉紳籩豆陳乎
上麾幢鍾鼓羅乎下雖庭階燦爛誠則備矣而直視南墉
雲物悠然蒼茫雉堞若生遠思以聰明幹材智以光華照
城壁百堵之上忽生飛樓連甍杳拱攢倚碧空離坎之地
新陳對列相與饒借赫然公府自下而望之也若鼇山冠
雲蜃氣橫天霓裳鶴駕縹緲髣髴及其登也居顛氣之中
坐青霞之側愴怳自顧謂生羽翼二江東注萬井如畫耳
聞天語目視烏背雪山嶽岑山與雲齊風從中來肌骨淒
淒於戲勝不終屈必有伸也天作蜀國殆萬餘祀前人厥
陋我能補之恢賢豪之軌躅成藩閫之雄觀其英特也公
涯岸氣業傑出無侶成用迅密參乎化機嘗以至公篤信
佐故太尉之幕二十年矣賓主神交中無猜腸薨落之際
以柄授手居無幾今天子雙旌千乘而褒寵之熊羆井絡
實為天府號令政化風行雷動自纓弁至于推髻鮐背至
于稚齒莫不冠帶其法制飲食其恩信曾未周歲炎炎休
聲然後結構之興出我餘力况其新揀宇重威容也陳享
宴均慈惠也肆觀覽省風俗也采謳謠裨政教也豈止窮
歡娛供視聽臨江遲客當宵待月而已哉有部從事符載
揚盛迹刻貞石鎮梁益使百世君子知五福之巍巍也

朝陽樓記

皇甫湜

嶺南屬州以百數韶州為大其地高其氣清南北之所同
朝貢之所途先時此州無政有聞土穢水煩人創吏侵田

畝莠而不墾城郭罕一作字而不實時惟李君奉集作俸詔而

來一年粗洽二年稱理三年大成顧郡之城既集作制狹而

專門牆枳荷庭除湫底秋之澍雨沉氣乃上暑之燁燁清

風不下人慢吏褻無嚴諸侯於是掠旁入之利乘可為之

時端景相勢疑土度木經營未幾興就嶷然登閣豐崇高

明朗融耽耽盡飾沉沉生白改集作若積陰於多陽散温診

為祥風宮庭若虛炎天如集作若秋茲焉觀游其政優優密

親嚴容一作客嘉肴旨酒茲焉宴喜其樂疊疊一作坻坻朱一作成

衡旅楹君子攸寧飛揜雲基君子攸濟乃及月春乃擇清

辰一作辰清宴且既陳賓僚有客肅肅纍纍訖昇集作聲以止天

地若開江山如新原隰成文雲霞相陵蕩遠目集作日於天

涯叢一境於階端四座洗然若夜行之暉于光煩痾一作嬰煩

之脫于身畢夕皆下一作而下熙熙蒲足以其直城之東

目為朝陽詩云鳳凰鳴矣于彼朝陽前代之良二千石若

東萊穎川是鳥咸集茲樓可以樹脩竹列高梧矣僉以君

朝之望也而出刺是州不已屈以事高不心望以卑遠夙

夜一作蒞其官聲績用明羽儀之拜日月以數嗣而屋集作居

者致遠清集作請標疇克於將來

懷崧樓記

李德裕

懷崧思解組也元和庚子歲余獲在內庭常僚九人丞弼

者五而十數二字集年間零落將盡今所存者惟余與集無

此二三川守李公而已巴歿者西川杜公武昌元公中書

字此二三川守李公而已巴歿者西川杜公武昌元公中書

字此二三川守李公而已巴歿者西川杜公武昌元公中書

公舍人 暨太和己丑歲復接舊老聞集無同升台階或纔

歎止興已協白鷄之夢或未聞稅駕遽有黃犬之悲則集無

則向之榮華可以悽愴况余憂傷所侵疲蕭多病當驚北

叟之伏集作福 豈忘東山之歸此地舊施集作曲軒旁隱集

傍 墀現竹樹陰合簷楹晝昏喧雀所依涼飈罕至余盡去

危堞敞為虛樓剪榛木而始見前山除密篠而近對佳集

嘉 樹集作廳前舊有太平庚 延清輝於月幌集作留愛景於寒

覺集作晨憇宵遊皆有殊意集作周視原野永懷崧峰肇

此佳名且符夙尚盡度公不淺之意寫仲宣極望之心貽

於後賢斯乃無愧丙寅歲丙申月庚辰日集無此銀青光

祿大夫守滁州刺史李德裕記

望雪樓記

鄧袞

上纘位年京兆公繇亞荆牧彭搜鯁治蠹化者耘而革之

不易節而政成既而府署亭臺之弊壞者咸理新之明年

秋作望雪樓訖功俾進士鄧袞銘之園蜀之鄙截如巨砥

厥郡維彭北西天屏危碧峭青曼霄磨冥鯨跳虬奔限蠻

隔番上排雪峰延疊萬重鶴籠瑤駢一作非月積綃鮮振古

不泐四節一色皎皎披飄寒錮陰膠光涵二水冷射千里

往哲所嘉名之玉壘公來未暮畢完瘵凋乃於崇墉作為

麗譙長材羨工不伐不徃趾故規新不僭不驕經之浹辰

暈飛迢迢三伏赫曦九野如燒斯焉一登神滌煩銷他日

徵黃羊碑郡棠下客貢銘永播德芳先是王僕射潛蕭桂

州祐繼守斯郡二公陶竒撰幽不乏心匠於西湖臺島花
竹列植布置罔不宛妙維雪山彭之殊觀獨莫經意豈非
天待我公作賞跡乎昔西漢進儒術臣多貞方魏晉扇虛
玄吏乎一作風流孰若公精六籍練衆務蘊張趙之幹敏
兼王謝之清雅辨辭盈庭奮毫電飛具牘百幅歷眸水什
前可以折穆之之角近可以挫戴胄之銳則不止有逸暇
覽眺盖雄節大旆師長列侯方鈞平衡肅和神人迫期矣
衮不佞鏡公竒績覬識士一作和一作望雪不取於澄心瑩目
將以思潔白登樓不取於櫛清冰曠在據上睨下察人之
利病亦敷政之嘉術也大和元年九月記

閣上

茅閣記

元結

已巳中平昌孟公鎮湖南將二歲矣以威惠理戎旅以簡
易肅州縣刑政之下則無撓人故居一作君一作方多閑時與賓
客嘗欲因高引望以抒遠懷偶愛古木數株垂集作覆城
一作下一作遂作茅閣蔭其清陰長風寥寥入我軒檻扇和爽
氣滿於閣中世傳衡陽暑濕鬱蒸休息於此何爲不然今
天下之人正苦大熱誰似茅閣陰而麻之於戲賢人君子
爲蒼生之麻蔭不如是耶諸公詠歌以長一作美一作之俾茅閣
之什得系嗣於風雅者矣

新脩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

蜀本作嘗

聞江南多臨觀

文粹作登臨

之美而滕王閣獨

為第一有瑰偉絕特閣本之稱及得三王所謂序賦記等

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為從事作修閣記並題在閣也壯其文辭益欲往一

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

斥守揭集作潮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

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

袁集無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

受約束於下執事集作文粹有及其無事且竊寄目賞適

所願焉方崧卿韓文舉正云文苑如此至州之七月詔以

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

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集本文粹有

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

施集作生秋殺陽開陰閉令脩於庭戶數月文粹之間而人

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

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

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入吏浹和公與

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集本文粹合

辭言曰此屋不脩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集本文粹新

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

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文粹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

楹榑桷板檻之腐黑撓拆者文粹蓋瓦級甃之破文粹

故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集註一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

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眾飲而集本文粹有以書命愈

賞焉集本文粹有二字

甲

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
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集有者字焉乃不辭而承文粹作成公命其
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
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重修滕王閣記

韋慤

鍾陵郡控連山大江環合州城揭起樓榭遊之者莫不目
駭魂褫號爲一方勝槩先是背郭郭不二百步有巨閣稱
滕王者懿夫峻脩廣袤非常製所能擬及考尋結構之始
蓋自宋徽後時滕王作蘇州刺史轉洪州都督之所營造
也距今太中歲戊辰亦將垂三百年徒嘉乎飛翬壘樂武
倨龍盤發地呈形與山同安曾不知湯盪滌不必繫於天

興廢自叶於時數將利恢復果憑智謀故我鴈門公按

蕪問方頒條詔令肅而兵戎讐服政和而疲瘵昭蘇妙撫

循則有袴襦成變一作咸獲之謠寬賦歛且無杼軸皆空之歎

歲比善熟俗臻治平故州民相與稱賀繼而歌曰自公之

來闔境謹哈飲公之化若乳嬰孩雖國僑理鄭圃一作國而

多方長孺緝淮陽而布效方公今一作之日不足過也宜乎

享亨跡居全功無何值祝融發其災回祿煽其焰曾未竟

夕煤俾秋蓬則斯閣之製盪無餘矣其他廩廩之地接續

郵亭薨棟纒連疾飈一驚遂至延及公至是領徒夜出俾

撤屋開道毒燄方熾逡巡不能救翌日公乃往觀焉召將

校謂之曰吾幸得備位庶察不能懇求人瘼敬避天戒致

火之患時予之辜遂審量日力詳度費務役不加重而烝
徒奏事協于中而公用省衆謂難集我方指期遂得馨鼓
不勝而築之閣閣梓材並構而勢已耽耽自非智用周敏
政齊畫一則安能規規模之豐麗如彼程製造之速疾如
此不有廢絕孰能興耶今按舊閣基址南北闊八丈今增
九丈三尺其峻脩北自土際達閣板高一丈二尺今增至
一丈四尺濶板上舊長一丈今增至一丈三尺中柱北上
聳于屋脊長二丈四尺今增至三丈一尺舊正閣通龜首
東西六間長七丈五尺今增至七間共長八丈六尺濶三
丈五尺固可謂宏廓顯敞殊形詭狀革弊鼎新有如是乎
况前通舟車廻瞰江嶺每值美景讌集笙歌散遷遠疑霄

漢上軼雲雨即未知三山之靈仙窟宅五湖之賢達沈沈
其於歷賢勝負果又何如耳故自焚焚之後又建是閣廣
其郵驛廳事接以飛軒累榭復架連樓小閣對峙高揭旁
通江亭津館致巧銜能廻廊并抱以交映邃宇相榮而不
絕則是閣也冠八郡風俗之最包四時物候之異春之日
則花景闢新香風襲人憑高送歸極目蕩神夏之日則鷺
舌變咲葉陰如棟紈扇罷搖綺窓堪夢秋之日則露白山
青當軒展屏涼風遠來沉醉易醒冬之日則簷外雪滿帷
中香暖耐舉罇竿好聽歌管則斯閣之盛縱遊之美賞心
樂事庸可既乎夫易舊圖新樹非常之績天其或者必將
候魁岸博達負出人智能而俾張大其所爲不然何當瘡

夷未復之前而妙於救藥煨燼已成之末而遽及經營况
不奪農時不勦人力帑藏免竭日時免賒觀之者咸謂神
化翕忽殆非人力之所為也噫夫環譎特殊巍峩相扶似
乘靈禱湧出方壺壽一作華厦崢嶸開闔睢盱用鎮遐俗尤
光輿區是必知後千百年閣之名焉與公之政俱垂不朽
矣至如江山之重複物產之殷充亭臺增葺以雲夢靡署
繕完而櫛比布在圖籍孰能該詳愚今所以為異者但舉
乎閣之廢矣自公復興而已其他壯麗形勝已備列諸公
述作故不能一二觀縷時大中執徐歲秋八月哉生明記

文苑英華卷八百一十

記十五

城

萬勝岡新城記一首

東安鎮新築羅城記一首

杭州羅城記一首

歙州重築新城記一首

萬勝岡新城記集作錄

沈亞之

元和九年蔡之帥死其子元濟以其土叛逸掠陳汝之間
冬縱兵臨壽春屠馬塘走其守令狐通焚霍丘淮南郡邑
大駭民人卷席而居上聞之怒謫其守明年春詔執金吾
李將軍馳傳出守之既至收其壞卒聚壽春城使人勞井
閭而市貨耕桑之業始復民人莫知復為戰矣八月乙巳
乃集無夜引兵南出霍丘百四十里又拆而西四十里營

於萬勝岡築新城初將度曰吾士卒萍合之衆也易散而難役吾以築壘令之必苦難使寇聞之必襲吾思欲其自用乃召諸將謂曰吾旦日望氣其狀有寇謹備之令諸軍分營連居環迴之間十有餘里各視營之所向宜爲數堵之垣以禦暴矢耳諸將素奇將軍言歸而亟曉其卒故所命立就將軍與監軍使出周視之集作還以集作至武寧大稱築者之能勞以酒帛語寵其將因曰旣已幸周繚之善也他將耻其功之不類乃復興即日而垣周將軍監軍使出其牛酒爲勞因士卒之樂又令曰山澤之地其土春滴今時方秋浸潦用事謂衆之功難爲也顧其集作爲垣今日而周明日而壞吾爲諸君惜之誠能致其厚則土藏去聲氣色

脉力相輔雖霖潦不爲患至八築者皆悅復爭爲厚及竟

軍監軍使出視之復勞曰嗟乎諸君之能衆士之功也旣

周且厚始爲集作謂其垣今則城矣因自吟曰城乎城乎使

其增數仞其集作而飾之寇雖蚩尤寧敢犯我乎遂歸諸將

相謂曰乃者將軍之詞得無意其高耶吾黨亦集作魁字醜其

卑矣復增其築於是新城遂具明日果寇來望見皆愕然

因至新城傍具集作俱張喉高言指城上曰爲我曹敬謝將

軍訖辭而去諸將盡伏寇亦以王覽集作賢董重質營其側

拒之十一月戊辰將軍將卒萬餘西渡澗渠上史族岡與

賊陣自平明至日中進退相延不得合及日側將軍乃謀

曰彼必乘暮伺吾還兵擊我必矣於是引兵急切履寇進

退數里集作急攻寇乃以精兵分伏其兩隅復自進集作延

退間拔其羸老先復令軍中日皆坐賊之後見官幟有引

渡者以為兵怠俱還遂大呼疾馳東下於是伏兵皆奮斷

其後賊大潰殺傷千餘生得數十人官卒死者亦數百人

是時李時亮為先鋒將使百騎遊擊左右獨五人環馳如

較至賊麾下斬其將王覽集作賢繼轡轉鬪而歸十一年夏

高霞寓敗於隨集作隋唐既謫盡發其卒屬陳秋捕得寇兵

盡罷南境之備俱東備矣九月使偏將軍李曜領步卒數

百人從險道夜行集作無街故入寇境西過九女原百餘里

屠其堡衆三十餘集作又使義營諸將西北境集作安陽山

破其土附屯戍之衆數十百人招其降民男女萬戶得其

將二人用之久之朝之卿士以為將軍怠於戰或發其

而客亦有來誥集作於將軍曰始天下高將軍之義以將

軍兵臨三州之寇謂一舉而取何為久不稱其獲與將軍

曰子之望吾非也夫鋤深根者必利其鉅乃吾之部多吳

楚耕敗之人習於沮澤之上彼魚鳥之性其生也集作恇

恇如偷見其游翔之群非不多也及撫掌而駭之即爭為

潰矣而寇亦素難吾名常以精卒待我今驅是於歌谷之

間與寇決鬪譬由畜彘之禦窮狼寧有所抗蓋居之嚴城

以固其意今日暮從壁上望見寇騎號呼奔突之狀以熟

其目然吾又常喻以風雲勝敗之語集作語以壯所恃如

目熟而恃壯及其可用吾伺其利而擊之期於必勝此吾

所効也十一年冬詔書促戰十月乙未上遣中貴人來臨
視將軍於是圖其陣於帳中令諸將各識其序旦暮擊鼓
教士卒爲分合圓方之勢備盡所用將軍出客有難之者
集作自建中於今淮夷三叛其間矣雖蒙赦今然未常斯
須忘戰故介兵人傳其兵父訓之子兄教之弟非戰事不
語是寇以將軍名聞天下故集作不敢犯自將軍西出疆
屯兵於萬勝城以控其要濠水而東連次江淮之間郡邑
之人耕桑自力展集作轉相屬曾不爲寇虞此將軍之功
也以強計毅誠招其轉禍之人繼來如繩此將軍之用也
今將軍不以此爲万全之基驅貊越之人身自蒙堅而與
必死之寇决命頃刻即萬有一不如集作將軍之指東土

之固將安仰哉對曰此吾以熟於計久矣然吾昔嘗仕於
河塞十有餘年集作若僕之志神也前行始入覲不意蒙
寵於過候使率師振旅吾之力唯其所屈集作已死効夫
馬隨羈而引者也羈之使馳則爲之馳羈緩則步安有擇
塗陸而避僵蹶哉如有從集作之不前銜之不止徒見撻
賤之棄焉得延頸跪足以待御且聖上旦暮待績於吾中
貴繼至亦吾蒙羈之日也何敢自引於便而已矣遂以十
一月庚辰夜漏過四十刻引兵西渡上史蒞收集作之下
矚賊壘分練集作皆察及日中大風從西集作起拆幹芟
熾將軍謂中貴人曰今日之候非其利也願屯兵堡史蒞
以伺之中貴人曰某受命視公戰不視公守將軍不得已

乃陣中軍爲前武寧軍次之左右輔皆親兵戰九十合會
廬宣之軍居間聞戰聲自驚潰失次且遁是賊軍方苦中
軍武寧之殺傷幾欲引去及聞廬宣之軍驚潰即分精兵
數百勁突所潰以擊之而將軍復與中軍武寧深逐賊而
集作西行數十里因與廬宣之軍相棄廬宣之軍先遁去卒
無所傷至暮中軍力闕遂死其將曹惟直張忠信楊渾等
及卒死者數百人武寧死者亦數百人還軍新城雖無功
者亦勞之以故士卒無戰苦畏叛之患時亞之客壽春得
詳其語而書之以備史聽

東安鎮新築羅城記

羅隱

天下自懿考僖皇之後綱領不振龍勛王郢觝卑古觸字於

前仙芝君長踐跡於後所以齊寇攘臂一噪四海瓦解自
爾枝牽蔓引可口而咬其或一壘之不謹一板之不嚴則
剗剔之不暇雖十室之邑三戶之鄉必壁塹以備之籬落
以抗之况大藩之襟帶吾土之繫倚者乎抗之別部舊有
八郡之目其始以破山倚旌八將之功所致也而東安主
領者今副戎杜君君尋其擒逆朗於京口破從實於毗陵
天子寵之拜常州刺史遂付其兵於子弟焉撫於內者曰
建思禦於外者曰建徽經度於季孟之間者曰建孚相作
泊君解印而歸淮叛淝偷連壓封部元帥大丞相彭城王
始授君以板築之要濠塹之廣袤地里之橫亘皆取則於
大丞相一之日鳩其民人相其險易惟帥有令惟汝克從

二之日度其資量卜其力用經之營之厥畫惟稟三之日
命其將曰可球汝當從役于杭必能識大丞相意善匠吾
事勿令不如丞相指揮曰侂汝工一作王曰温汝率鐸令等
二十一將翼侂以進曰鄧洎儼汝督防遏備禦二都之士
卒以介於侂之左右曰勛汝司吾儲廩謹吾出入城者若
有墜惟汝之咎起大順辛亥年秋七月壬戌訖于明年夏
四月庚寅蟠東蠹西岡連城周一作離植乎二千五百步
隆者就之窪者盈之民不毀擔時不妨務夏五月甲辰司
徒犒群師于城下若畚者皆與焉不三四年楊行密持淮
南節以稱盜豕突徇衝擾我疆境而東安郡尤為其所忌
行密藏一作賊安仁義之精銳分田一作田陶雅之敢勇以攻東

安城樓櫓翔空矢石交迸翊曰我軍憑其城斃賊將于城

外者數四清塞塹堙悉以一作其等色自是群寇不復有圖

朔一作南之意是知人非城則無以為捍城非人則無以自

固不有城也人何以安不有將也城何以堅于時紫溪一作

綴又竄保城火建寧不守靜江無將奔我而活者四鎮之

生聚焉噫天下之無事也吾鄉則有河間凌淮一作準宗一

濮陽吳降已下南汝表不約還朴以文學進天下之有事

也吾鄉則君建至于子弟伯仲及諸將佐以武藝稱豈文

武之柄倚伏而然後疑作復江山稟受與時消息者乎隱亦

嘗以先師之道干名貢府進取未半一作甲九鼎羹沸文既

不用武非所習今則老矣高謝三君杜君以鐫勒見徵敢

不堅讓乾寧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記

杭州羅城記

大凡藩籬之設者所以規其內溝洫之限者所以虞其外
華夏之制其揆一焉故魯之祝丘齊之小穀猶以多事不
時而城况在州郡之內乎自大寇犯闕天下兵革而江左
尤所繁併余始以郡之子城歲月滋久基址老爛狹而且
卑每至黠閔士馬不足廻轉遂與諸郡聚議崇建雉堞夾
以南北轟然而峙帑藏得以罕固軍士得以帳幕是所謂
固吾圉以是年上奏天子嘉以拙政優詔獎飾以為牧人
之道其盡此乎俄而孫儒叛蔡江侵我西鄙以剪以逐
蹶于苑陵勁弩之次泛舟之助亦有力焉後始念子城之

謀未足以為百姓計東聘巨浸輾閩夷之舟櫓北倚郭邑
通商旅之寶貨苟或侮劫之不意壘墩偷之無狀則向者吾
皇優詔適足以自榮由是復與十二都經緯羅郭上上下下
下如響而應爰自秋七月丁巳訖于冬十有一月某日由
北郭以分其勢左右而豈合于冷水源綿亘若千里其高
若干丈其厚得之半民庶之負販童耄之緩急燕越之車
蓋及吾境者俾無他慮千百年後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
亦以此城苟得之於人而損之已者吾無愧與一作某年
月日記

歙州重築新城記

楊夔

天祐丁卯歲月直辛亥有星自積水流入于輿鬼知天者

曰與鬼之宿是為鶉首於辰在未之衡日丑為星紀則牛
斗之分也據茲星祥秦之鄆郡漢之丹陽其有水為沔乎
厥應當在戊辰之丁巳明年夏四月辛丑宣歙睦雨周一
甲子平地水文餘四日而後止新安郡之新城繼為暴水
所汨雉堞咸圯都帥太尉潯陽公周視其壞色沮神戚一作
感將捐去而莫脩則功存之可秘也將徵役以完舊則民
勩之可憚也迨于兩月不遑發命又念強敵未殄方礪鏃
伺間豈可惜費重力慢蓄輕守以速寇心乎秋八月乃頒
役於五邑先降簡于邑令且誠其程功無使隱民厄於家
族擅諸利俾率怨于下以益上者二字一作匪德也邑令承
命躬自閱籍功之延促事之繁簡由窶向豐罔有弗均於

是五邑之民不可命而磨至於新

一作所

城之下凡板榦

築之用皆未令而具初公巡壘觀設

一作

審贖厥由且歎

其雖新水之異以害茲城亦始構之踈以稔其失也烏有

於泛沙流石之上而能為永永之基哉乃命指揮使劉贇

徐璋三城使朱環及節級等各畫分而督役遂諭以城之

舊址浮而斯濫今當發深一仞抉去砂石實以精壤重加

鎮築然後廣其宿基增諸石

一作

版必使堅永侔于鐵壁

役或務棘棘則民瘵築或務感感則民疲弗棘弗感繫爾

曹寬猛之有中_也無以苛忍相矜無以遄速為代諸侯受

教夙夜胥勗勉于恪勤以勵厥躬故執畚者繩繩操斧者

說說輦壤輸財蟻列子臻笑語忻忻一作爭先有期自旭

及晡役未嘗懈遠而望之則疊巘層巒屹如天設迫而視之則崇岡連阜捷若神化迴合叢倚崖束山抱建邦則險此焉是觀自八月庚子興役暨十月之壬寅而後罷工者函斧築者閤鍾太尉潯陽公建旆而巡諸乃曰城之完屋之新定麗寔堅非諸邑之奉公焉得民不擾而力齊乎非諸校之盡節焉得役不煩而功速乎所以見二三子之忠勤以佑吾政也自公之臨是邦也法明而兵勁刑審而罰中故民樂其化安其土及徵庸而屬邑之民父誨其子兄教之弟以公之問俗也未嘗有猾吏之擾以公之撫封也未嘗有外寇之虞以公之治戎也葵藿之禁無敢有觸者以公之獎善也鱗介之美無敢有侵一作者故十五餘年

綽綽焉如鱗之潛遇其淵廣雍雍焉若禽之棲獲其蒙翳

絕釣網之慮無畢一作弋之患詩所謂愷悌君子民之父

母見于我公矣今水壞城壘重興畚築苟或進退不副公

之用是謂奸慈父之命其為悖戾神豈爾容哉故民不俟

令而爭集不勞從而自謀非恩信之昭感何以迨乎此哉

一作於戲事有奇績有異不克稱頌以流于裔秉筆者之

過也閩鄉揚夔自勝弁力學以暨於髮落齒墮屬茲喪亂

洎在民伍獲承公殊衆之遇每歎其有志無時許將其促

鱗弱介遊泳於豐沼無以酬獎之意敢撰重築新城記以

獻時歲在降婁周正之月十一日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二

記十六

城門

楚州脩城南門記一首 全義縣復北門記一首

水門附斗門

通愛敬陂水門記一首 汴州東西水門記一首

新脩漕河石斗門記一首

橋

汾河義橋記一首 中渭橋記一首

井

義井記一首 觀風驛新井記一首

城門

楚州脩城南門記

鄭吉

今上元年春正月楚州新作內城之南門何以言新因舊
 之去也何以言作更從王制也王制若何曰天子諸侯臺
 門也何稱內城別於外郭一作交非也春秋傳曰南門者法門
 也南面而治者政令之所出也楚大邦也日者草創南雖
 設譙門卑且陋但闔兩扉為露棚於前振軍旅一作鼓焉露
 棚不能蔽風雨亟理而亟壞由是刺史兼御史中丞李公
 新作之公名荀隴西城紀人用文學德行進嘗言於賓客
 曰走前為戎曹郎白於執政曰太平時天下有府兵今散
 矣而折衝果毅即將戍官軍可輩尚冗食焉艱難後天下有
 州兵而軍籍多空名庫兵比日刻一作腐安不忘危易道也

有備無患軍志也晉室尚書有言胡馬諫河洛天寶怙富庶

燕盜腥中原職司一有空字其守言非出位幸相公財之當時

執政雖似不為意他日揖走於列曰泝淮而上一作止達於

潁而州兵之益團練者纒聯五郡焉楚最東為名部疆土

綿遠帶甲四千人征賦二萬計屯田五千頃凡兵賦食三

者相通也公嘗亟言兵願試鋒穎焉召對延英得列以聞

可脂轄矣故遂授銅虎符竹使符來此公始下朱轡邊視

城洹簡兵甲閱卒伍若不適於意者楚人再無歲負租逋

穀甚多乃去鄉胥之啄害民者斂賦與之緩期人戴其惠

征租力人入一無入字矣得善用籌者勾稽公物之出入挾負

財且二百萬俾軍吏之敏察者覘公田之稼得將隱謾之

穀不超萬斛掌公財而坐于市占軍籍而蔽其家計其入
僅足其廩食牧財而斥其人外廐有征馬雖不滿四千蹄
而橐粟脂藥之用圍牧將卒之列繁且耗公曰幸天下無
事就有道一作既而此悉罷去之月省費三萬藏有帶財
矣乃完補卒伍乃犀利甲兵乃飫飽吏士乃恢崇規制掾
曹有公膳牙門有常饗胥史有官厨衛卒有給食合而言
之曰廩食錢者三百七十人先是以歲用不足常自正月
迄于仲夏凡曰廩食錢者皆半之俟歛新賦而后復之或
災沴水旱賦不畢入於終歲不復公曰寧損他費焉有責
其盡力而使之歎復耶悉調之仍筆於檢日用約若今歲
後或不易羊羹之收其無虞乎由是吏胥醺其德將卒許

之死矣士伍寒燠有若賜衣詔以歲貢征緡賦之嚮者
輕幣重而賦之以帛而士得其贏今也泉重而幣輕猶賦
之以帛官受其利公曰吾心有不安焉蓋一作賦以緡苟
不足即與帛而時其物之價而直之既聞令謹聲動壁壘
皆曰有君如此使我蹈水火可也乃新南門堯然而樓增
以舊五之二焉劃為雙門出者由左入者由右夾築高阜
類觀闕而非者九一作軍壘皆爾命之曰却敵慮壘土之
意陂陀也鱗脊而塗固之周施檻楯其賜也建大旆鳴笳
鼓以司昏曉焉其戎也卷旆授袍於樓中以謹擊析以嚴
教令以壯都鄙以張軍聲為理若此足塞執政之云兵賦
食三者相通試鋒一作筆類之說矣凡畚築攻木甃甃塗暨

者無慮備於軍伍而州閭人皆來縱觀耳既休役勞工顧謂吉曰子學舊史願爲我記日月不願黼飾空言曰古者國有史舉事必書舉國有詩王者採之知其國之風自秦郡縣天下史之與詩皆止矣獨有銘功記事文之金石者近於國史國風之類歟然言之不文不能播遠請將俟作者公曰否子焉用辭旣不得命乃考三亦無此字實以書徃歲有將作少監李姓陽水名善籀書尤工爲大字瑰碩多力郡邑省寺得其署題者榮而葆之大曆中客有楚因大署州門昔人措之於西偏至是公易之於南門以表揭遠近或曰宏制異蹟公一作若相期於數十年間斯盛事也不可

以不識故著之於末仲春貞陵復土群臣上言請御端門赦天下改元上思慕未許故猶以大中紀年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謹記

全義縣復北門記

柳宗元

賢者之典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是習而循之爲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集作此字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本蜀甚於恠且誣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爲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入且三字集作同之其門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今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欲去聲延其塗故塞之遵曰是非誣且恠集作恠且誣歟賢者之作思以利乎人反是罪也余是

復之詢于群吏吏叶厥謀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
謹舞里問居者思王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道二字本作由是道以
廢邪用賢棄愚惟集作推以革物而集作宜民之蘇若是而不
列殆非孔子之徒歟集作也故為集作為之記云

水門斗門附

通愛敬陂水門記

梁肅

歲在戊辰揚州牧杜公命新作西門所以通水庸致人利
也冬十有二月土木之工告畢從事徵其始請刻石以為
記云書載濬吠澮距川傳稱為川者决之使導然蓋一作導
與政損益政舉則道舉政汙則道汙汙則革革則久賢哲
之治也當開元以前京集作荆江岸於楊子海潮内于和溝

過茱萸灣北至邵伯堰湯湯渙渙無隘滯之患其後江汎
南徙波不及遠河流浸惡日淤川填若歲不雨則鞠為泥
塗舟楫陸沉困于牛車積息天含敗人中其氣為疾為瘵長
民者時興人徒以事開鑿既費累鉅萬或妨奪農功殫財
竭力隨導隨塞人不寬息物不滋殖百有餘年矣貞元初
公由集作以秋官之貳出鎮茲土既下車乃驗圖考地謀新
革故一作謀相川源度水勢自江東而西循蜀岡之右得
其浸曰句城湖又得其浸曰愛敬陂方圓百里支輔四集
盈而不流决而可注圖以上聞帝用嘉允乃召工徒修利
舊防節以斗門醜為長源直截城隅以灌河渠水無羨溢
道不廻迂集作遠於是變濁為清激淺為深縈清澹澄集作泊

可灌可鑿然後漕輓以興商旅以通自北自南泰然歡康
其夾隄之田早曠得其溉霖潦得其歸化磽薄為膏腴者
不知幾千萬畝野人誦曰膾膾原田自今以始歲其集豐
年都人誦曰沔彼流水我邦是紀鍾美不知嚮非我公有
先物之知移俗之才則曷能運可大之謀蠲累世之弊繇
旬朔之勞致無疆之逸宜乎人之未歎一作也如此按陂
塘本魏廣陵守陳登所設時人愛其功而敬其事故以名
之謝文靜晉書成偃又以召公之德為稱有魏以還伍百
餘載不朽之績及公而三皆在斯邦不其盛歟水門之作
將以重成功示長利非登臨游宴之為嘻後之人抑可以
知

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

韓愈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
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司馬賓佐
寮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飴會闈
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其集無成績其詞
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集作弗弗合者誕
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沉舟不閣本潛通然其襟抱虧䟽風
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
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嚚童噉嚼劫衆阻兵
慄慄慄慄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李勉受命作藩爰自洛京
單車來臨遂持集作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太集

火和神應祥福五谷穰熟既度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諮
集洛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扞集作寇

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

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淳集注云一作天下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

云云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

尚俾來者知作者集無者字之所始

新脩漕河石斗門記

穆員

分洛為漕斗門在都城東一作南中橋之右舊制喉不深

口不速其流隨之水斯溢旱斯涸東有斜堰俾其來往終

歲不脩輒壞脩則水積高而施南北北傷則洛亘却趾南

傷則魚遊井壓不脩則漕復下陸且其地與岸皆宜薪焉

不再閏而一作不一易每歲繕塞斜堰泊南北堤橋之費

與盈萬其斗門之工不計蓋其弊者也安平公治三川之

暇顧念於此之疾未去且曰水之性道無不順一作利壅無

不害善為水者唯其所趨使若自然其要在於不與之競

而已是用浚斗門之下以量其入庠斜堰之上以歸其餘

庶乎饒不為增傷不為減盈萬之費歲收於公而通海之

波率土之運東西交驚合朝宗之義焉中橋之旁有古堰

廢石沉于泥沙公乃發而轉之以代宜薪之制省於自他

山而致者蓋百之一猶懼剛之不勝柔岸化於水乃受規

矩俾之追琢如斧斯銳以分其衝如月斯仰以拆其勢積

石山闔中流湯湯南隣鑿龍永代無愧上濟行邁是為通

橋歲三月興作四月畢事一作事畢人不見始而覩其終埒其
功用不足於常歲之數而不朽之利與皇都洛水垂之無
窮焉嗚呼物之至柔者水不得其理者懷山襄陵其次决
隄防潰城邑夫唯不爭之力然後勝之天下之理一理也
制天下之至強者其唯不爭乎於水也見公之政於政也
見公之德異日觀易簡久大之業此非其一隅哉公以為
成公之志者實肆其勤命以名氏刻于岸石仍俾末吏謹
而書之貞元四年四月丁亥日記

橋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絳人有成橋于稷山縣南汾河水入境稱曰孝子詢之

三十喪父母五十猶

一作由

縲麻故其鄉黨捨氏不名貴之

也初茲縣有具舟之後隣邑有官脩之梁自太原西河上
黨平陽至于絳達于雍繇卒迫程賈人射利濟舟為捷渡
口如肆孝子川上喟然嘆曰夫來者如斯其可勝紀欲速
不達式或作其在茲乎見義不為非勇也臨難不濟非義也

迺願棄家乞諸他郡枯槁藍縷日恒歲積自河間

一作河關而

東陶唐儉風食貨艱難閭里褊小率令遠馳騖邇饋餉嗜

羞

一作

喻美於編戶丁男捨耒而攻木義聲感也汾流湯

湯河澣牽射潰

一作潰

沙徙岸呀呷轉騰畚築於激射之旁

根注於沸渭之下是慮是圖功就其十八九矣其年秋七

月天作霽

一作

兩湍悍

或作激

襄陵噫大水不仁前功蕩矣

邑老鄉人涕泗而弔之曰力竭于一作於子天不恤是而已
 矣顧而不應且有後圖徵詩人之嘉謀叅作者之遠慮曳
 索辯笈繫舟戾舸一作航白露下而謀始止於凌澌杜春水
 解而興功止於水潦降一夫一作曩不可奪志三年其有成
 功廣可方軌平可轉轂去其餘成在一作成無丹矐取其固勢
 異虹蜺僉義於孝子之功也故曰義橋昔周王以懿戚封
 建吳札美盛德遺人西臨孟津北對姑射山河風土其肯
 徒然所以義表專一作通用門功列隣境難其一善矧乃兼之
 由是縣人誌之于石

一作首唐文粹

中渭橋記

喬潭

自鳥鼠穴者茲木廣一作六依一作稅鳳凰城者茲橋壯矣水朝
 巨海而不竭橋通大路而居要不然豈自秦至我唐六千
 甲子而獨一作循存也一作循厥弘道一作造率茲帝圻一作畿侯天
 根之見當農務之際司金司木鳩而積也木工木工速而
 至也揮刃落雪荷鍾成雲京兆尹紫綬一作綬而董之邑吏
 墨綬以臨之遠邇子來結構勿亟無小無大咸稱天子一作于
 休經之營之不愆于素丹柱插於坎陷一作窟朱欄麗而電
 炫一作延乃虹引成勢猶雀填就功連橫門抵禁苑南馳終
 嶺商洛北走滇池廊時濟濟有衆憧憧往來車馬載馳而
 不危水潦起漲而轉固人思啓者吾其能濟絕絕赫赫轟
 轟闐闐且周穆之駕黿鼉振干祀也東明之聚魚鼈稱一

時也孰若我由也一作而必達憑之而必安若以匹敵夫何遠矣潭遂一作因行邁視茲崇飾將刊石以表跡敢擗札以記事赤奮歲流火之月也

井

義井記

邵真

義以發表形外昭施物也井以下汲上導彰濟人也河間公鑿井於城垣之次陽門通莊之右偏署曰義正哉導之深源經以一作善利庇彼遠宇達于交衢鐵其瓶以未不羸石其甃以給無泥飛輪周散泄實前注淬一作而平之隨用不私主發生以流潤當赫曦以伏炎在搖落而激清抵凝沍而不閉環四序以一其惠俾幢幢者知飲濯所藉

焉篋燠暘之虞濟順以乏之艱昏惰者得以淘盪瘵痲者由

之蠲愈滌汰氛全沃洒蒸灼澹然不改與地配久化豎闔

為閑敞隣梵宮以一作清淨脩廊對開連樓鬱峙嘯真侶

以宴息速嘉客以盥漱一作宿心而授應日而就彼豐福

吉祿繁榮重一作慶欲不萃於河間之門得乎故北寺司

刑上卿也南一作臺專席中丞也戎府佐政司馬也叅貳

外閫顯榮當朝騫騫青冥前視萬里是鑿井為濟川之漸

斲輪為秉軸之兆可轉盼而符矣公才蔚量碩質貞氣淳

名膺王府心拂塵累制一作物以經遠恤人以遂誠廻俸

節財歲事彰義將獻社于大君貢休于元戎歸壽于高堂

三事豐太公之私誓乃戒司翰者書實刊記揭于井外時

大曆六年春季月記

一作皆唐文粹

觀風驛新井記

崔黃中

自荆門至清宮三百里雖水泉味鹹鑿井疏源往往而有
中間觀風驛三十里涓滴不流硤确而塔長亭短亭三百
餘家終日挈瓶入谷而沒暨乎暑氣炎煽天地燒爍金石
提縷半路已成温湯居者既往來一作性命難通行者固不保
其往元和六載我司空鄭公節度荆南下車之日緝寧巴
徼統正楚風疏導瀆溜未暇細務三年政閑事已一作簡因
議路室委餼之事饑乏汲引之道訪於幕中寮佐僉曰地
形峭峻意功多未即贊公公曰登陸求運誠宜不卜然貳

師鑿井焉有濫

一作濫

泉愚叟移山素無巨力志之所至神

亦或昭苟利於人不計藏鏹支使庾承度宣貞絕俗仗義

真一作直

副成規終此殊績於是程功歲事穴其路隅一之

日興畚鍤俾應鼙鼓騰沙摺土二之日困于石飛鎚敲火

轉石磊砢三之日計功

一作工

未畢濺泉仄出泛濫激涌井

上千夫囁噪喧呼揚灑其溢

一作泉

提缶爭先巷無居人語

笑道邊嗟乎夫善政養人之術皆日就月將然孜孜而化

曷若鄭公興一言土石之後濟萬古生靈之命匠意於衆

慮之表見機於不牽之初如此翊君為堯舜之代惠澤必

浸於昆蟲賡國為華胥之朝恩波必滋於草木况濟人於

聲教之外愛物於象數之中立德已來無出其右易曰改

邑不改井以君子清規長存鄭公有焉黃中猥從鄉一作弟得厠寶筵覩事揚嘉猶未盡焉一作善莫後來多士經此樂土知有仁焉時元和七年歲在壬辰十二月二十三日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三

記十七

河渠

絳巖湖記一首

南陵縣大農陂記一首

桂州重築靈渠記一首 興州江運記一首

祈門縣新脩閘門溪記一首

絳巖湖記

樊珣

句容西南二十三里曰赤山天寶中改爲絳巖山以文變質也山外周流厥有湖塘舊址考於前志則曰吳人創之梁人通之矣洎金火有變積爲習坎灌莽之所我唐麟德歲邑宰楊嘉延亦纂前服利農爲名雖迹於傳聞而事斯茫昧楊氏之後今餘百年實滋菰蒲莫植粳稻剝極則賁

俟能而伸大曆十二紀縣大夫兼大理司直太原王公昕
能蘇罷勞一作人且易弊俗臨湖而歎以欲從人吟使臣之

清風酌良牧之高課將圖未逸匪顧暫勞因察其地形訪
以輿誦謀始作則定徒撰工月在休農雲其荷鍾周匝百

頃一作里蓄為湖塘置兩斗門用以為節旱暵則決而全注

霖潦則澍而不流收功濟時道甚明遠開田萬頃贍戶九
鄉洎成輿區頗無凶歲魚稻之盛公實為之昔叔敖芍陂
能張楚國史起漳水竟富魏邦秦稱鄭國漢歌邵杜皆謂
是也每商羊罷舞龍見而雩比屋有憂於銷鑠連阡莫觀
於耘耨我則黛波滄淪白鳥飛滅下洞庭之鳧鴈泳中流
之鱸鮓橫塘之右構為新亭芬其芰荷樹以杞柳揚楚江

嶺憧憧是途行李實獲於蔭麻歌詠或藉於觀覽懿乎哉

君子之用心也孰愈崇其島榭侈以林堂此而莫文翰墨

奚述大曆十二年十月三日記

南陵縣大農陂記

常璩

宣部支邑十城而南陵處劇蓋由庶民囂豪物產多狀山
川闕錯風俗詭浮故理東則民潰政放則民怠俱不得其
極自非肅廉和敏措動守中則莫至良能况功利及物邪
皇帝四年今地官侍郎盧公觀察宣部精心厚下重難邑
長乃以寧國令順陽范君假南陵印為大夫於是肅以檢
姦庶以約身和以納民敏以應物物不夭落民得休泰盧
公嘗曰時或爽候雲龍遁逃膏澤翔枯物不遂液吾人其

瘁乎下令邑中有能脩復陂塘積水防患者終懋厥功先
時縣有廢陂曰大農積歲不理荒梗幽扈丘隰遁形空規
殘狀非鄉黨之壽蓋不可欵識與人飛語他邑病能訾訾
囂囂波翻風合范君獨判於心不惴一作騰口曰利於人
也使吾獲矣而罹悔真吾心也且黔愚皆苦於始作而泰
於成功况吾君侯明吾天子聖尚何懼哉乃召鄉老里正
尹而計之具畚揭列綆鍾管礫礮堅披材輦壤日必巡丈
周察勢便仁以撫馴悅以附來法以督姦勤以勸勞於是
雲動雷行斬莽闢蕪撥腐曝淤培高徹卑不知形疲不憚
苦骨不殘民力不費金刀潛軼化工事於農隙三旬而畢
不戮一人其大一作始也驅江波六十里活活下來闢荒梗

數萬畝汪汪虛明疊下口構嶺縱三百步龍蟠虎闢橫幾

波泄流引洫臂發三井心支分脉散澤入大田厥功既成乃

有風雨暴鬪澗復一作激換晨虺虺沸會似聞構作及乎雨

斬雲除則沙洲突出力一作捍嶺下若自開闢之初信為神物

所加雖使江河合災敬馬濤稽一作懷山大浸崩驅暴猛來敵

亦不能軼峻防而侵盾足趾斯乃天贊其功豈非仁深於物

乎其或火雲蕪天旱暵為虐敲蒸瘴怒蛟龍追誅而翠瀨

搖岸澄瀾洗月溶溶浩浩獨落天光順勢導流猶潤百里

則貫畦浮塍卒歲之漑千頃豈為多哉其細也孕鱗甲之

族育鳧鴈之群羅生菰蒲蔓合菱藻漁父舟人浩歌楊楫

厚生之物未未不極斯其功也可以灼當世而芳千古矣

昔者西門豹治鄴召翁卿二字一作公治上蔡而史氏國書或作

美顯白良能以其因水茂功利澤及物者也則大農傑跡

功符天作可以論古對能豈有媿乎范君尋遷御史後三

年吏民益慕而願表尤功今連率范公以文行德器挺為

時賢爰領宣部仁義明舉其下聳善常推至公邑人三請

于公乃曰他人有善惟恐不聞况伯也一作氏功利如是吾

豈詭故哉乃從之邑長李君久以材能弘張其化吏民甚

安之追論大農盛績因民之心以成其善志亦春秋之事

也鄉將石定錄事丁宗耆壽戴誠佐史章倫或叅其議或

督其事洎百姓朱綸李縱田丘程胤等若干人咸請予為

記云元和八年歲次癸巳六月壬午朔十五日丙申建

一作皆唐文粹

興州江運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集作大夫嚴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用一作舉周漢進

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

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鰲老

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

許退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欲集作飲食於是西集作四鄙之

人密集作私以公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惟梁之西其

蔽曰其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

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為

興州凡其土地集作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于清泥

山又西抵于成州過梁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
拆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集注作水潦
于積雨雪于

多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

谷委山馬牛群畜相枕集作藉物故餽夫畢力守卒延頸嗷

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集本
作之

西可以導江江集本不
疊此字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能集
作

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

以備器用即山僦功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縱以焚火集作
焚以

炎沃之集作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易甚朽

壞乃闢乃墾乃宣乃雨土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

下以殺湍悍集注作
水怒而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雍土

疏導江濤萬夫呼忭莫不如志雷騰雲奔萬里一瞬既會

既遠淡焉集作為安流丞徒謳歌枕卧而至成人無虞專力

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

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饑饉

昏札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

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

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評集作平刑議獄有衆不黷

增石為防膏我稻梁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

其歸杠梁已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為之

不出四方集作人之力而百役已告集無
告就且我西鄙之職

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挹損

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為國者唯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集注西門遺利史起與歎白圭壑隣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焉集無此字謁工勤而存之用未憲于後祀

祈門縣新脩閘門溪記

張途

縣西南十三里溪名閘門有山對聳而近因以名焉水自壘嶂積石而下通于鄱陽合于大江其濟人利物不為不至矣其奔流激注巨石砢礪騰沸汹涌澆潏圓拆凡六七里舟航勝載不計輕重篙工楫師不計勇弱其或濟者若

星馳矢逝脫或蹉跌必溺灣湍中俄頃滅跡矣邑之編戶民五十四百餘戶其疆境亦不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千里之內業於茶者七八矣繇是給衣食供賦役悉恃此祈之茗色黃而香賈客咸議愈於諸方每歲二三月齋銀繒繒素衣求市將貨他郡者摩肩接跡而至雖然其欲廣市多載不果遂也或乘負或肩荷或小轍而陸也如此縱有多市將泛大川必先以輕舟寡載就其巨艦蓋是閘門之險元和初縣令路君一作是常患之聞於太守故光祿大夫范卿因修作斯處其後商旅知不履閘門果竟至籍戶繇是為之泰其來已五十五載美元和咸通伏臘相遠閘門始廢一作度之時功未甚至

猶利於人且久長慶中縣令王迅曾畧見舊址蓋茶務委
州縣貴斲邀商賈而已今則潁川陳其節為祈門一年而
政成孜孜求閭里之患果得閭門溪焉乃速詣目擊嶮狀
吁可畏也必一作心期改險阻為安流迴激湍為澄碧乃錄
其始製之實聞於太守清和崔公自請以俸錢及茶一有案字
羨利充市木石之用因召土客商人船戶接助夫使咸適
其願無差役之患無箕歛之弊公悅而從之自咸通六年
夏六月修至三年春二月畢穴盤石為柱礎疊巨木為橫
梁其高一丈六尺長四十丈闊二一作三十尺堰之左俯崇
山作派為深渠導溢流迴注于乾溪既高且廣與往製不
相侔矣甃石疊水泝流安逝一帶傍去滔滔無滯馴鷗鷺

魚隨波沉浮不獨以賈客巨艘居民業舟往復無阻自
徂秋亦足以勸一作歡六鄉之人業於茗者專勤是謀衣食
之源不慮不憂夫如有以見清河公求理誠至苟非良
邑長不可以佐理潁川君臨事必專苟非賢太守以立事
其作用堅固未久與山川齊途寓於郡下嘗遊茲邑頗熟
本末因得以記咸通三年秋七月十八日歙州司馬張途
述

桂州重脩靈渠記

魚孟威

靈渠乃海陽山水一派也謂之灘水焉舊說秦命史祿吞
越嶠而首鑿之漢命馬援征徵側而繼疏之所用導三江
貫五嶺濟師徒引饋運推俎且以化猿飲演墳典以移馱

舌蕃禹貢湯堯化也則所繫實大矣年代寢遠隄防盡壞江流且潰渠道遂淺潺潺然不絕如帶以至舳艫經過皆同募湯濫錐篙工楫師駢臂束立瞪眙而已何能爲焉雖仰索挽肩排以圖寸進或王命急宣軍儲速赴必徵十數戶乃能濟一艘因使樵蘇不暇採農圃不暇穫靡間晝夜畢遭羅捕鮮不顛天胥怨冒險遁去矣是則古因斯渠以安蠻夷今因斯渠翻勞華夏識者莫不痛之洎乎寶曆初給事中李公渤庶車至此備知宿弊重爲疏引仍增舊跡以利行舟遂鑿其隄以扼旁流斗其門以級直注且使沂沿不復稽澁李公直謂親規養民也然當時主役吏不能協公心尚或雜束篠爲堰間散木爲門不歷多年又聞湮圯

于今亦三紀餘焉桂人復昔已恨終無可柰何矣况近歲來蠻寇猶梗王師未罷或宣諭旁午晦暝不輟或屯戍交還星火爲期後夫牽制之勞行者稽留之困又積倍於李公前時轉使桂人膚革羸腊指足胼胝且逃且死無所訴怨殆十七八矣咸通九年余自黔南移鎮於此艤棹嶺首備觀其事試詢左右曰向時何不䟽鑿版築而使艱阻如是耶則末校劉君素前曰遠事固不可指明近事又非不知修渠必去民病然其柰邇來屢以迎送輜軒供億師頓召募補卒犒資征夫帑藏且殫閭井亦蠹故無以興䟽鑿版築也余固爲父隱一作慈於子孰有子病而爲家貧不求醫救子是知長吏所當子民也今民塗炭若是又何緣帑

藏且殫而無暇救之固頃一作頃是約公費積刀布召丁壯導
壅塞以平民病也因召君素若能主張乎君素唯之遂領
其軍凡用五萬三千餘工費錢五百三十餘萬固不敢侵
征賦必竭其府庫也不敢役窮人必傷其和氣也皆招求
羨財標示善價以傭願者自九年興工至十年告畢其鑿
隄悉用巨石堆積延至四十里切禁其雜束篠也其斗門
悉用堅木排豎至十八重切禁其間散財也濬決磧礫控
引汪洋防阨既定渠遂洶湧雖百斛大觥一夫可涉繇是
科徭頓息來往無滯不使復有胥怨者噫草木無情也榮
落限於春秋然猶春則華秋則實以利於人焉而人稱萬
物之靈擅百歲之壽安可不利於人哉况余無大勳業而

竊據寵祿宜孜孜力補尸素豈令草木反鄙於余哉於是

聞害必削見益必樹蓋為此耳時上聞其興役遠降詔書

猥賜嘉獎然人臣受國恩為惡則罪一作且為善乃常事

亦猶子孝親詎可誇乎况余審其所為未立山愧一作愧疑矣

又何敢當詔書之美也今所自記重脩非為名也且要叙

民之艱苦實猶斯渠冀後之居者不闕其修行者不毀其

修長利民而已矣時咸通十一年四月十五日謹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三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四

記十八

祠廟上

滑州修堯祠記一首

鳳翔府扶風縣文宣王新廟記一首

袁州文宣王廟記一首 處州孔子廟記一首

諸葛武侯廟記一首 斥鼻亭神記一首

滑州修堯祠記

白敏中

白馬津西南五十里曰堯祠衮龍騰文劔佩有光德音不
遐精魄如在然而祠廟僻遠藻薦亦稀荒榛不除茂草斯
鞠司空隴西公即戎之二歲勤恤人隱期於俗阜夏四月
宿麥方登油雲未施公愀然殷憂思降甘澤因曰古先皇

王孰神於堯盍將禱焉期有所應乃率寮屬將校質明而
牲鍾磬畢陳牲牢在筵翊精肅容虔禱移時祝拜之際勝
饗如答未及迴車重陰已周密雨輕洒稿苗特起逮夕及
晨自葉流根寮屬將校相率稱賀曰天災滑民仍歲不登
道殣流離十年于茲公能以誠明動神祇膏澤發枯朽免
積逋於餓隸變旱歎為豐稔固當大崇廟貌以旌厥美於
是飾粉壁張羅帷欒櫺四周丹糾交輝肅肅靜密神之所
依是宜搆公之美揚神之祉刻於金石而為之記時大
寶大曆二年七月二日建立

鳳翔府扶風縣文宣王新廟記 程浩

天地吾知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至明也以

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

以寸管測明一作景非以及尺圭航大以一筭廣不能逃其數明

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一作常哉夫子生後於天地

而知始亡先於天地而知終一作始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

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浸者溥三代

禮樂吾一有知字其損益百王憲章吾一有知字其消息君臣以位

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詮於無一作其有物釋

未可證於無生一以貫之者一無此字我先師夫子見之矣矣字

一作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

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

彌彰一作芳遠而彌光用之而者一作者昌捨之而者一作者亡昔否

於宗一無字周今泰於皇一無字唐不然者何耀一作被衮而裳

垂梳以一作而王者哉扶風古縣也在京之西環渭而一作之

北望標關輔之首雄壓劇秦之大有尉曰袁弁者學稽漢

室名振伊鼎跡泯味道力餘功文一作學吞漢臺賢負伊

其為政也剛而能斷柔而能吐其理身也靜爾深谷澹然

澄江紆大君之明命注賢三十一相之清選三十六字一作其為

也柔而立回大君之清問動賢相之精選寅泰一作寅泰聖旨廊新祠堂一作寅泰詔

宇一作廊庶一作岑立宮墻島峙一作暉尊儀一作於兩楹羅禮

貌一作亞聖於十哲砌蘭有主院栢分行徂庭自肅入室知

加一作敬陳牲牢而在旅一作在間一作旅一作籩豆而無筭天下大

軍之後一有字時弊而沒禮域中小康之前一有字俗媮而迷

歸懿文一作尚儒以戢兵尚德以一作義而銷戰使人從善遠惡

而不自知大哉袁氏之子其用心也至矣邑宰李公政事

才一作練達德音一作和理風聲樹而一作不變一作聵頌樂而

不支縣丞主簿尉等琅玕王畿黍稷公器覽容色窺相公

之明鏡整鬢鬣趣相公之龍門雲霄坐馳鳴躍可俟浩客

此一無字自帝輦一作聿來一作簿一作鳳翔入境而醉聞佳政歸歟

而食一作歸鄉一作味尤績前尉許摯一作起予能事春秋之徒

如何勿書時大曆二年某月日記一作皆唐文粹

袁州文宣王廟記

蕭定

於戲大樸既往淳風不扇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而大賚于

生人天縱夫子以聖德而誕敷于文教不然者則禮樂墜

於地

於地

於地

於地

於地

於地憲章弛而不張忠信薄於家人其被髮左衽矣周德
 既衰諸侯擅命非堯舜其能以天下讓於聖人道在先天
 其能違天命要于富貴故夫子屈身以行道而道濟天下
 邁德以立訓而訓被家邦向使夫子為有土之君南面而
 治則大道洽于群物一作動而况於人乎大化行於蠻貊而
 况於華夏乎夫天運之陵夷下民之昏墊若虞泉之不可
 晝也故夫子鬱厄於當時生人之未富一作窮世數之相變
 若長江之不可竭也故夫子道行乎千載觀乎有國有家
 者微夫子之教其何以行之哉夫子之教也脩身以及家
 自家以形國而治道備矣是以治萬人如治其身治天下
 猶治其家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粲然明白若日月

之照臨光于上下一作下土以矣一作是是故用其大者治大用其

小者治小不用而能治者未之有也且三代之主皆聖君

也而猶社稷與世數存沒祀典將子孫廢興則其餘皆可

得而知矣夫子官為司寇道冠百王歷萬古而彌尊與四

時而並運生徒滿天下祠宇充郡國與生人終始將天地

盈虛非天下之至聖孰能與於此者乎稽夫兩楹坐奠惟

夫子疇昔之夜夢尊為人君惟開元御歷之辰應之則開

元叶明王之符夫子播人君之化矣大曆元祀定自尚書

左司即中試秘書少監兼此州刺史祗膺典禮式展誠敬

入夫子之庭庶美聖德之形容高堂巋然垣墉半落俎豆

斯在穰穰全崩靈像頽容門人虛位乃謀及寮吏撰日增

修府察從胄子

一作曹吏

從龜從筮從是之日大同敢徵良匠

祇敬藏事改造夫子及四科之像兼畫六十二子之容江

鄉土卑垣墉多隙以板易竹以粉代朽廊廡庭除罔不畢

葺邇且簞筥罔不畢陳入其室若聞講誦之音升其堂如

聆金石之響冀夫表江之上將弘洙泗之風表山之人能

傳鄒魯之學儒行充於比屋中庸化而為俗矣非恒一作日

能之也冀能者廣之述而不作識者可爾時大曆二年協

洽歲律中無射之月兼刺史蕭定記

慶州孔子廟記

見八百四十六卷

韓愈

陳留郡文宣王廟記

見八百四十六卷

陳萐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

為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

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

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而不血食

豈曰能賢斯可為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

運也故至一疊而不可却終一疊而不可留黃河既濁阿

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弊筮一作不能匡其味與夫當

濯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執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

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

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

挂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

延州一作陵之饗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興歎美之詞哲人其

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虛一無此字

歎焉詳其精義枝一作破物鈞深致遠之旨焉可究其津涯

而窺其墻仞矣是知讓之為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

矣國有祀典人懷永思定忝列藩條欽崇懿範于以加敬

嚴乎闕宮別閨壺之內外正衆臣之序位舊以泰伯之廟

在於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東南非由典禮諒無取焉

必也正名於是乎在祈報旁一作獻奠贄幣具一作宜列于軒

廊春秋禮薦俎豆當陳於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遺風

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河不足頌其休

烈寒來暑往敢用同於記年時一有大曆十四年歲在

巳未八月戊戌朔二十七日甲子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

諸軍事守潤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新拜尚書戶部

侍郎蘭陵蕭定字梅臣記

諸葛武侯廟記

呂溫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群生隊塗四海飛木武侯命世實念

大集作皇極魏姦吳輕去聲未獲我心集作心齊葺集作晉宇南陽堅

卧不起集作待主三顧稍晚群雄初定必也彗掃是資鼎立變

化消息謀成掌中戰龍玄黃再得雲雨於是右揭如天之

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亘萬里張為龍

形蜀本有亦首吞咸鎬尾東洛翼出河中夏飛躍天衢然

後魚驅勾吳東人晏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忘炳

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為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

武侯之才知巴託國集作付托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

以節制強魏武既沒晉宣非敵而戎馬集作車荐駕不復中

原或曰竒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舉矣或曰餽糧不繼

則築室反耕有成筭矣嘗試念之頗贖其原夫民無恒集無

此歸德以為歸撫則思雪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

不可使思當其集無此字漢道方休哀平無政集作罪王莽乃欲

憑威寵造符命賜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

也及其集無此字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

侯乃欲開興圖振絕緒六字集作開張論集作季世興振絕緒論之以本臨

之以忠使人思漢卒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春先主之命

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

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雪魏偏從之民聳誠感動然

後經武觀蒙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

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必服勤而靡獲不亦宜乎或作

哉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特定勢大順人心而克觀

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述于遺廟以俟通

識唐貞元十四年七月集有二字十五日東平呂溫記

斥鼻亭神記 柳宗元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

且千歲元和九蜀本作元年河東薛公由刑部中刺道州除

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為謠若痿而

趨集作起若矇而瞭騰踊相視謹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

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

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代之理以惡德而專世紀殆非

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

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

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

疆督貨賄而已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惇忠睦友祗

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

千載之遠一作遠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為集作有不善雖

異代之鬼吾得而讓之况斯人乎州人集作民既諭相與歌

曰我有考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瘥公起其羸羸童之器公

實智之鰥寡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

義歷昏俾我斯瞽千載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

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

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遠於蠻

夷不唯止集作禁淫祀出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碑知

教之首溫陵黃伯光曰柳子厚斥亭神記詞極嚴正至

王陽明復象祠記其意又何其溫厚也蓋子厚疾

象惡之深而陽明闡帝德

之大二作可互相發云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五

記十九

祠廟下

唐寶應靈慶池神廟記一首

洪州西山風雨池記一首

楚州新修吳太宰伍相神廟記一首

歙州重建汪王廟記一首

茅山白鶴廟記一首

新修四皓廟記一首
修黃魔神廟記一首

祈禱

禱河侯廟一首

禱聰明山記一首

祠廟下

唐寶應靈慶池神廟記

張濯

天有五星辰居其一地有五材水為之首既作鹹以正味亦凝質而成鹽則橫目之人生齒之歲罔不資焉而後食矣鹽之為用大矣哉寶應靈慶池者山海經所謂鹽販之澤也俗稱官號皆曰鹽池供華夏二十餘州宅黃河千里之曲北抱原勢南負山陰涵濡泓澄浸漬鳥鹵外無寸草內絕纖鱗水或紫赤鹽皆潔白有自來矣頃大曆丁巳秋雨成災凡厥井疆漫為塗潦今京東和糴使兼知河東租庸鹽鐵侍御史清河崔公陞時以監察權領一作是邦憂國卹人顛天有禱乃徵畚鍤集後徒修隄防導溪澗積溜鴻湧白波如山西迤北滙散于沒女一作斯池監一作斯池不沒廬室獲全繫公是賴矣粵翌日亦既開霽紅鹽自生

掬傾筐或鹽或粟形攢伏虎色澈卅砂靈貺休徵古未之有公乃獻狀于戶部侍郎韓公滉韓公伏奏于代宗代宗俾諫議大夫蔣鎮覆之則編于史冊薦于郊廟矣與夫白麟赤鴈之應野蠶魯穀之祥何以異乎冬十月詔錫池名曰寶應靈慶兼置祠焉蓋國家祈豐財旌瑞貺也其明年因厥農隙創茲神寢卜津涯六十里之半當安解二大邑之間揀陜陝掾橐橐工惟力競後君子來俄結構以時起儼塗墍而斯畢然後審像設煥冊青睞容穆如甲士具顛顛則聰明正直之有憑也夫其洞戶南豁滄波森然樹以修槐羅以香草則風涼會舞之有所也又來歲己未夏五月

九日天子降中貴人以牲牢祀之制祀光臨衣冠列位秩
齊四瀆禮視三公亦為盛矣其後西自關輔東踰嶠澠南
馳陝服北走絳臺馬屯雲車流水乞靈報德可勝紀乎易
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此之謂也遂遷公殿中侍
御史京東和糴使逮于斯任豈唯執憲簡頒監政三字一作須監
之政必將秉造化應昂之和羨人皆望焉神所勞矣濯客
自東鄙觀藝而來美精誠之動天多築護之盡力輒採聞
見題于樂石庶丕績不朽與池始終時建中二年秋八月
記

洪州西山風雨池記

權德輿

山林川谷能出雲為集有風字雨皆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

鍾陵風雨池在山西集作西山洪井之北發源山椒派分脉

清淺數里匯歸于茲石壁峭絕泉流其下信乎精氣之所

回復風雨之所蓄池邦人敬嚮相傳名之並山北下二十

餘里有望祀之地祠宇以神之蘋蘩以薦之祈農望歲於

是乎在祀之豐約在德之輕重報之遲速視誠之簿厚大

夫李公理江西三年寬仁清淨正德利用以黃韞篤厚之

化易吳楚剽輕之俗里閭之間歌頌集作誦相聞歲在丁卯

六月大旱公廛身焦思所以救之之道撰日繫誠有事于

神齋心夕往犧舳宵濟厥明至于山下達于祠亭集作字精

誠旁魄靈貺交感通山澤之氣致陰陽之和和氣薰然蒸

為時雨未徹奠而繁陰起不崇朝而甘露遍蕩洒疵癘布

之休和自時厥後庶徵咸若茂遂生物登成甫田而所治
七諸侯如公之誠各修其封內之祀化彼災沴為釐為福
其或散為祥風結為卿雲紛綸歲稔奔走來告繇是九江
之西歲用大穰昔董仲舒推陰陽啓閉之數相區區江都
之地用無饑年前史書之况我公察廉八郡政成化洽人
有頑簿之俗以誠革歲有水旱之沴以德勝庶富斯民如
此之盛也春秋時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德輿從事于公記
事之徒也以公之仁池之神明德參會若合符節是用追
琢巖石俾邦人識之時貞元三年八月庚子記

楚州新修吳太宰伍相神廟記 盧恕

捨人事而介福專人事而薄神皆君子不為也苟不以仁

惠愛民而止以墮怠理道持其酌芳饒以交神神在聰明

正直豈許之乎若憂勤焦思訪接無怠於賢人且不遺况

賢神乎所以大德君子以厚人故不薄神也楚州以一作

淮壩渙太宰伍相廟置在一作吳時臨刊溝當伐越時為

餽運所開太宰經畫及因讒而沒其神憑大波雄憤無所

泄蓄為猛颺駭衆吳人恐之故相與立祠刊溝上歷代皆

崇其祠推牛醢酒小民有至破產者比齊清河王勵刺作

判此州申教部民不宜荒瀆非神之意其風稍革國朝龍

朔中為狂人郭行真所焚乾封初準勅重建大中十歲四

月十八日上以山陽荐災當宁憂軫曰非朝之顯德清望

有材者不可分吾憂子衆姓於是詔兵部郎中滎陽公守

郡立政行道得民之心每雨小差期晴少失候公一至請
之靈貺立答連歲豐穰豈一作非神之陰贊耶舊廟敢隘
淺迫前橫岸道塵坌玷褻公默圖將顯大之且俟誠化更
廣即增張神宇俄有州人蔣容者啓公請合財葺之殆天
啓乎何冥契如是耶於是開其前伸其後重肖神像及儀
從等畢新廟之域一作也面河距淮巖然崇堂蜿然修廊
像設新而英姿益明旂稍新而靈衛愈嚴庭可以長布武
階可以勞拾級管簫朝奏一何和神也風月夕清一何宜
神也祭法曰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陵林谷川澤民
所財用也今太宰之高不啻星辰太宰之利不啻山谷彼
青骨而邀食於民者豈得同日而語泊詔徵公為左諫議

大夫釋符之日恕蒙公付以留務行及祠前顧謂恕曰有

事或誠存太宰其應也如響今去能無感焉君民我編其

修建之由恕謹奉教一無僞飾公之始至也承菑沴之後

墟一作廬井殘矣廩藏空矣道既殭殍牢亦充塞及公之布

德也四時洽暢千里醉歌帑廩皆溢庭無訟人鄉縣郭邑

致十倍之繁富廟宇亭肆興萬堵之宏麗休祥表見仁聲

流揚傳車云歸者少遮道竟夕不得前雖古之良二千石

實有慙色素負讓不先之道至於理功皆不欲人言恕

親吏也其可隱而不書巨唐大中十二年七月十一日記

歙州重建汪王廟記

汪台符

天不欲蓋地不欲載兩曜不欲凝萬根不欲生玉石一塵

賢愚一血則神人不得不降聖人不得不作我唐不得不
 興越公不得不起起而不失進退存亡者越公得之矣隋
 鹿無主群雄率舞公矯翅一鳴聲著千古提山掬海沃沸
 填危掃平反側之源歸我唐虞之際武德四年高祖下制
 曰汪華往因離亂保據州郡新安志鎮靜一隅以待寧晏
 識機慕義志作化遠送款誠宜從褒寵授以方牧可使持節
 歛宣杭睦婺饒等六州諸軍事感天人知己瞻玉闕言懷
 龍劍一沉死而不朽真觀二十三年也有棠樹之詩無良
 丈之歎固得父老請建祠堂在廳之西大曆十年刺史薛
 邕遷于烏聊東峯元和三年刺史范傳正又遷于南阜即
 今廟是也中和四年刺史吳公圓克荷宜應復新棟宇迄

今司空潯陽公景慕英塵經始靈宮凡三遷飾物不告勞

民惟求舊濟于時死於國功宣教化則祭之其餘不在祀

典狄梁公按察江淮焚淫祠七百所朝野歸之所謂能執

干戈以衛社稷越公欲蓋而彰雖焚不可得矣且湯不乾

堯不濕曷顯聖人之政唐歷十有九帝二百八十年其時

間有奴狂僕醉觸破王化洎僖皇歲庚子盜起曹南逆塵

犯蹕我淮王大叫義聲千里奔命宣池濠壽滁和九郡統

繞一作我馬筆分我君憂苟無將將之雄莫破錚錚之膽我

司空潯陽公獨危一作陶雅嘗為歙州刺史二十年仁義禮樂餌舒池常

潤於歛最為政第一慰本城之人築久長大本豈矜莊嚴

一作莊麗一作一祠企望六郡直在乎開物成務遺民金石者也台

符越公之裔潯陽之吏祖能神主能賢辭或不直作神之
蓋辱主之命詔我邦人同歸典實庶可與言文論政矣龍
集壬戌十二月十有一日謹記

茅山白鶴廟記

柳識

茅山舊句曲也本記云內有靈府空通五岳其外山形似
已因名爲句曲自軒轅鼎湖之後世多近智所謀一作漸闡真
有故金闕玉清大聖至神一作誠之事真靈時闡於人間以
彰道妙則漢元帝世有茅君積襲道德來受仙任遊內統
外澤加幽顯邦人瞻戴因改爲茅山玄教既溥二弟亦此
山得道三峯是三君駐雲鶴之所備詳傳記至明帝永平
二年詔勅修崇其廟後代相承一作傳罔敢或替我國家續

承直晉宗奉至教

一作玄門

天寶七載五月十三日於山之西

偏制置祠宇度道士三人以修時醮列在祀典夫廟享功
德顯默殊致以道而言則天地之外亦有覆載陰陽之外
亦有生化斯乃虛而有象運而無形蓋顯爲皇上師範道
之形器也隱爲真靈變化道之精微也體雖隱顯心則感
通有無交暢化乃大備初真人既受羽節留二弟於句曲
而謂之曰吾今去便有局任不得數相往來要當三月十
八日十二月二日邀師携友以來遊紛有好道者待我於
是乎吾自當科之有以相教則法之本也內習精真冲寂
外行庶清仁惠每歲春冬皆有數千人潔誠洗念來朝此
山自漢至今宇宙間潛修精感轉自一作相化誘其可勝紀

乎若然者我真人玄功聖德陰騭妙用豈言能盡歟夫學道則所見無有不忘得道則所忘無有不在多泯迹於常或標靈引類不顯定一理始曰無方之用孰知終極是知聖人情忘愛存慈勸不已益見道之至也真人昔將輕舉俯視六合虛徐翔翺於是綵雲自具靈鶴自至昔亦如天之運行日月爲照星辰爲曜則日月星辰爲天地光大之用天豈有之自是真富也綵雲靈鶴爲真聖昇虛之用聖豈待之自是真貴也世之賢士高位濟俗乃無意於車輿道之真仙孕元育化寧有意於雲鶴廟者亦如人思邵伯而愛甘棠也道士容行延生法成常崇珣等經營修奉歲月久矣願刻金石以志于山唐大曆十三年太歲戊午三月十八日記

新修四皓廟記

國之所以病者在乎名分差賞罰謬賤妨貴孽代宗河決樹顛可拱而俛夫聖人作則必建皇極叙彝倫植禮爲防坦順爲路使尊有定位下無觥心春秋垂子貴母貴之文年鈞德鈞之說姪娣審於左右文質殊其後先等威著明條貫纖悉選師保以教之設疑丞而輔之春誦夏絃一物三善故刑于寡妻文王之所以正家道也抗法伯禽周公之所以致頌聲也昔申后黜而小弁賦子朝罷而王室亂獻公從筮晉祀如緹楚建遇讒芊姪累棋列于格言垂作殷鑒漢高皇帝提三尺劍奮布衣夷秦剪項南面而帝及

乎踈孝惠私趙王本根一搖海內失望向使安車空駕羽
翼不來蹈金寒玦離之蹤成母愛子抱之計四百之祚岌
乎殆哉非四公之高名不能割漢祖肌膚之愛非留侯之
奇策不能振大賢金王之音然而顯晦異宜語默殊周塗
山王帛有櫛風沐雨之勞陋巷簞瓢無被髮纓冠之責蕪
濟獨善相與背馳唯四先生兩有之矣往者明祠頽壞靡
有孑遺太傅兼中書令許國公爰命經營不日而就棟宇
甚美神形若生如裁兔鹿之書似指狼羊之喻松涼挂燠
雲白霞丹坐視天倪時聞地籟公秀發人瑞雍容國楨一作
禎本於忠孝文以禮樂每絕編而嗜學當吐舖一作以迎
賓至于戡定之懋勳廉察之殊政則銘於彝器藏在史官

宜有如季文子者請之太史克者詩之非昧者所宜造次
道也公以為四先生避秦亂逃漢祿一而所立利澤如揭日
月彼佩金印乘朱軒食萬鍾潤九里而括囊避事全軀保
挈一作擊疑一作擊聞四賢之風可以有立志矣故公之飾是廟也
見聖王固本之制焉有詩人伐檀之志焉豈特燭耀巖穴
旌賁隱淪而已光化二年十月一日記

修黃魔神廟記

袁循

咸通末歲今翰林舍人蘭陵公自右史竄黔南秋八月二
十七日泝三峽次秭歸時蜀水方漲橫濤蔽目公積悸而
寢夢神人赤髮碧眸且云險不足懼公異之再寐一作又
夢公詰其所自則曰我黃魔神居紫極宮之隅將祐助明

公出于北境公曰吾斥去荒徼危殆未已神能惠我何也
以朝夕期幸與我俱遊與我不忘矣巫一作言之神許諾
自是抵于黔又遷于羅每陟險艱神况一作如在泊公遷
于朝神夢告歸公曰將設一作廟列塑于宮之傍丁酉歲
公從弟炆自澧陽尹亞西蜀路出祠下以囊金致公意謂
前制不專請別修敬太守清河公承命感異親營之心匠
既陳層軒以新神樂來斯靈儀蹲蹲按靈寶經南方有大
魔其中央曰黃天魔鬼王橫天擔力謂能力扶昊蒼周覆萬
有天其或者以公有弘濟之業將扶危定傾作鎮天步俾
黃魔降鑒為公之兆朕乎噫天為功必藉於大賢神之靈
固輔於有德是必有鴻猷盛績萃于公之心未可知也循

以學官謫歸奉太守命弗敢讓所記乾符丁酉歲仲春
九日司戶叅軍袁循記

祈禱

禱河侯廟記

裴處權

明皇帝懷柔百神以功躋四瀆蒲股肱郡實祠宗繇是刻
舊圖新廟貌甚設國有祀典蒲侯職之然天下郡縣瀕于
我者多曲架榱桷廟神乞靈滑臨洪波神有寧宇且曰瀆
古侯也故神以侯稱六年夏不雨尚書博陵崔公懼茲農
事凡明神靈跡有可以膏稼穡者必命犧牲簫鼓以動之
卒無應一旦監軍使閻公曰郡瀕河侯廟具存姑用旱禱
宜幹流以蘇大田五月庚午公會閻公惺河孺列旌旆率

府從事合牙門諸將郡縣吏羅為侯拜聲以具樂醴以清
觴腥爛燔炙苾芬交錯版書精意以聳侯聽六月辛未雨
乙亥始霽自乙亥至於秋七月壬子以烈日下燭南畝復
燥公曰時雨難再將柰秋成何閻公曰河侯利吾州前應
如答吾且祈且報庶終侯功癸丑公復會閻公儀若庚午
丙辰雨已未乃霽噫公禱之虔神應之速禱不虔無以微
侯貺應不迷無以協農時既貺既應多稼織野寒耕熟耘
之子其有京坻之望乎昔王尊捨熊軾卧金堤却驚波也
公仗我鉞禱于河濱勤北雨也驚波縮所以完居邑也其
雨零所以遂嘉穀也則知前賢後賢之推誠濟物昭一作泯
若符契矧乎食民天也宜拜侯賜閻公揖曰齋誠以動神

者尚書公之德也公揖曰始謀而獲應者將軍氏之力也
於是相與拜宇下或曰昔歲河流汜濫將魚滑人滑人祝
侯駭浪帖息今者拜侯賜未若記侯之感通公乃召從事
河東裴處權文其功客有博陵崔應書于石會昌六年九
月一日建一作記

禱聰明山記

盧頊

聰明山之神蓋倣落上古不知其始興也一作其所自興也若曰
禍淫之謂聰降祥毓物之謂明美稱備焉取名斯在觀夫
群山逶迤自西北而茲鎮秀拔屹臨東夏揖岱宗於遠邑
延旭日於高標豁開廣平千里如砥靈源森麓迴合窈冥
穰祈必徵肝蠶如覩祀典曰山川丘陵能出雲為風雨有

功及物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元和丙戌歲右僕射范陽
 王總戎之三年詔自上黨撫巡東封登車誓師講若畫一
 萬旅齊列千輪北一作衝振蕩林巒翩翩旆旌雷動雲馳
 不聞人聲公清明在躬文武是憲翼聖濟俗宣威靖難申
 伯旋謝太公祖齊華夏具瞻今古榮觀冬仲月生魄至于
 茲山齋莊廟庭躬執祀事於是大備控揭畢陳犧牲神之
 格斯歆我明德君子曰惟精誠通乎神惟聰明應乎人天
 地交泰而賢人用神人和叶而茂勲立公之舉也神之助
 也不然何年祀未幾而變化神速臻於是耶故詩曰天降
 時雨山川出雲又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其在於公乎項
 謬職分符今逾一紀獲奉威命舊拜惟新黎庶共蘇邦家

之慶祝公壽考永固河山夫言而無文行之不遠乃刻
 以紀傳於後人自公及監軍使苾苾客郡守列將等咸載名
 氏云元和四年七月九日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五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六

記二十

學校

講論附

問國學記一首

國學新脩五經壁本記一首

崑山縣學記一首

大學張博士講禮記記一首

文章

太宗飛帛書答詔記一首

故刑部尚書中山李公詩法記一首

穆顏魯公詩記一首
吳郡詩石記一首

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一首

東林寺建碑記一首

學校講論附

問國學文粹作序記

舒元與

先王建大學法以教國胄子欲啟人歸義府也故設官區
 掌嚴大其事明公侯卿大夫必由是出元與既求售一作善
 藝於闕下謂今之大學猶古之大學將欲觀焉以自為下
 士小儒未嘗觀天子庠序欲往時先三日齋沐而後行行
 及門下脫蓋下車循墻而趨請於謁者曰吾欲觀禮於大
 學將每事問之於子可乎謁者許諾遂前導之初過於朱
 門門闔沉沉問曰此魯聖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于西有
 高門門中有屋及屋問之曰此論堂也予愧非一作予懼其鴻學

方論不敢入導者曰此無人乃虛堂爾予惑一作感之遂入

見庭廣數畝盡懇為圃矣心益惑復問導者曰此老圃所

宅子安得欺我耶導者曰此積年無儒論故庭得一無得字化

為廢地久為官一作宮於此者圃之非圃所宅也循廊升堂

堂中無機榻有苔草沒地予立其上悽慘滿眼大不稱嚮

之意復為導者引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其門

其庭其堂如入論堂俄又歷至三館門問之曰廣文也大

學也四門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國子其生徒去聖人之

奧如堂館之蕪嗟乎詩書禮樂國之洪源也濬其源天下

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為之顛顛故唐堯知其如此亦先

命廷臣典三禮教胄子誕敷文德於天下天下之屋皆可

封及夏殷時其孟也則必能一無能字濬之其季也則皆自室

之自室之時天下之屋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勃焉

一作興而作復唐虞之道行五六一作七八百年而付仲尼仲尼

承之孜孜日夜席之一無之字不暇一作敢暖祖述之憲章之發

揮一無字於鄒魯恢一無此字張於洙泗上磨躡三光下垂之無

窮其徒有入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季而

天下姦臣賊子猶解曰周孔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文之

教豈可湏臾而一無而字施耶至嬴政犯之室其源源未絕而

已自絕於天一有下字矣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而伏生公

孫弘倪寬卜式之徒並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

失墜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用干戈取天下其道正於

漢氏及闢儒官一作宮立素王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

固亦不下漢氏然自寇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大

學之道不得不衰涼今皇帝傳大寶七祀生獻吳淠蜀禪

於一作郊廟梟夏逆首殛潞子一無此字姦帥拔魏世家此用

兩階之舞可謂至矣今溟澣無揚一無此字波兵器可以蒙之

虎皮矣乃大脩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而大學且猶衰涼

之若此豈非有司之不供職耶群公卿士之不留意耶不

敢何使巍巍國庠寂寞不或作無聞回也賜也說繹一作釋道

義之聲雖館宇雲合鞠為荒圃可謂大國設虛一作虛設以自

欺也愚其不敢取一作甚不取且懼周公仲尼之道沒墜於泉

遂記其所荒之大畧以喻有司一作皆唐文粹

國學新修五經壁本記

劉禹錫

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詳集無定五經書于

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

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之而歸于大同

揭揭高懸積六十歲文粹崩剝汗巖澗一作然不鮮今天

子尚文章尊典籍於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國學上

言邊賜千萬時祭酒皐實尸之博士公肅實佐之國庠重

嚴過者必式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

析堅木負墉而北集作之其制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

澤而潔滑皆集作施陰關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

堂皇靚深兩屋集作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換

日遜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既成讐校既精白黑彬班瞭然

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

决若著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

逢掖者一行鑽仰而已於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

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且歌之曰我有學宇既傾而成

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孰規模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

博士維常俾我學徒絃歌文粹以時切切初初不放不嬉

廢乎適人來采我詩時余為禮部郎凡瞽宗之事得以關

决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于藝文志

崑山縣學記

梁肅

學之制與政損益故學二字集舉則道舉道汗則政汗崑

山吳東

集作都

鄙之縣先是縣有文宣王廟廟堂之後有學

室中年兵饑荐臻堂宇大壞方郡縣多故故未邊繕完其後長民者或因而葺之以民尚未泰故講習之事設而不備大曆九年大原王綱以大理司直兼縣令既而釋奠于廟退而嘆曰夫化民成俗以學為本是而不崇何政之為乃諭三老主吏整序民飾班事大啓室于廟垣之右聚五經於其間以邑人沈嗣宗躬履經學俾為博士於是遐邇學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歸市焉公聽治之遐則往敷大猷以聳之博考明德以翼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揭而厲之使自趨之故民見德而興行行於鄉黨洽於四境父篤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僉曰公主

于二字集

設教矯其末不墜其本易其俗不失其宜也傳

曰本立而道生昔崔瑗有南陽文學志王粲有荊州文學志皆表儒訓以著不朽遂繼其流為縣學記俾來者知我邑經藝文教之所以興是歲龍集乙卯公為縣之明年也

大學博士講禮記記

歐陽詹

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為言

公頃切糲也集作講非下同

也如農之

耕田疇焉疇將植而求實雖耕矣必耕分其畦隴嘉穀由是乎生典籍將肄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庠春享先師後更月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成儒術也聖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精于五而禮記在乎其中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于群籍而講之束脩

既行筵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座北面大
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
子孫自其館大學師長序卿集作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
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
其餘法家墨家書筭家輟業以從集作輟肄業以明亦自其館沒
階雲來即席鱗居攢弁如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
次陳用禮之要正三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鎔乎
作者之意注乎學者之耳河傾于懸風落于天清冷灑蕩
幽遠無泥所昧鏡徹於靈臺所疑冰釋於心泉後一日聞
于朝百司達官造者半後一日聞于都九城知名造者半
皆尋聲得噐虛來實歸予職在下庠亦掌有教道不足訓

領徒從公惟始洎終觀公之美敬書盛事記諸屋壁弁列
當時執簡摠衣者于左備貞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文章

太宗飛白書答詔記

權德輿

太宗文皇帝飛白書十二句五十五字集有貞者字觀十六年

答左散騎常侍劉洎之詔也吾觀古之令王未嘗不虛已
以納諫古之良臣未嘗不匪躬以盡直然後百度貞九有
清孫此物也初太宗與公卿大臣往復古義以聰明示群
下洎退而上書其大旨以為動神機縱天辯不若疑旒虛
襟以至公慎取捨而已故沃心以納優詔以答嘉其忠故
以誠詞渥其禮故以手翰史臣實錄具載其事有都官郎

中實泉者博古尚藝貞元初得其書於人間太清宮道士
盧元卿又得之於實氏元卿工為篆隸八分諸書且其家
法保而藏之久矣元和五年夏四月予以太常齋薦于宮
師因出以示予予乃整衣冠離次捧視且以見聖唐建魏
魏無窮之基在此編也至若縹緲鴻翥一作飛之勢輕濃蟬
翼之狀予敬白而不飛子雲飛而不自稽合衆美裁成絕
藝集作勢又以見哲王之餘裕書圃之逸品云

故刑部尚書中山李公詩法記 蘇頲

唐開元四年太歲景辰二月戊申朔二十六日癸酉銀青
光祿大夫刑部尚書昭文館學士中山公薨于京師宣陽
里私第享年六十先五日扈駕自新豐湯井還其日本奉制

持節復賚於湯所以降雨故也還歷二日自說齋祭滌濯

之事願言也一無也字賦詩至其夕賓友皆散因作扈從詩十

韻遲明命以示頌詩成而寢奄忽生災此即夫子獲麟之

卒章也既歿公子壻右金吾倉曹博陵崔望之自其家取

以見遺嗚呼翰墨未燥形神已離舉朝驚嗟之聲不崇朝

而達於遠矣公文特稱於世每謂知音則寡同氣相求逮

觀此詞何異於理正在心而為詠豈交臂而相失曾未數

刻恨不回車擊節而如舊也撫膺一慟不覺涕之漣而痛

矣中山長無見日雖子期不聽存者可以絕絃而相如有

作歿者竟傳遺草故錄如右記其事云

移顏魯公詩記

鄭薰

顏魯公既用貞鯁爲元載所忌由刑部尚書貶夷陵郡別駕大曆六年又以前秩轉廬陵郡道出宣州之溧水縣縣之南經古烈士左伯桃墓節槩交感即於墓下作詩一首自題於蒲塘之客舍一作館詞韻凄激點畫嶄壯窮國藝之奇事厥後泊于大中丁丑歲八十七年矣孤宇夔閬肩滕不固久爲飄曝薪牧所困一挑半剔往往滂缺余作鎮到此有客謂余者一作日惜之立召工將王少儒領其部匠鑿垣獲匣移窆于北望樓之西隅且以爲郡居之勝絕鐫石其下俾後之觀者知改置之意無忽大中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宣歙池觀察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鄭薰記

顏公以來泰二年丙午二月貶峽州別駕旬餘改吉州司馬六月次江州之廬山有東西林題名必以秋至吉是年十一月改元大曆故次年丁未十月公遊青原寺題名便稱大曆二年又明年戊申五月移撫州刺史已酉庚戌皆在官六年辛亥閏三月代到而四月書麻姑壇記猶以撫州繫銜今於文集及石刻攷之是歲八月次上元縣乃自撫歸京時也上元與溧水實爲鄰邑今皆隸昇州當時溧水則隸宣城公題詩烈士墓在六年與此記合然鄭薰唐名臣記謂公由刑部尚書貶夷陵郡大曆六年又以前秩轉廬陵郡道出溧水不應謬誤如此七年九月公復刺湖州八月正月赴上一本以丁丑爲丁酉

非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貞元初常應物為蘇州刺史二字集房孺復為杭州皆豪

一作人也常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

韻名播於吳中或曰常房為詩酒仙集有時字予始年十四五

旅于二郡以幼賤不得與游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

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

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於此又吟於彼

酣歌狂什亦徃徃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常房之詩酒

兼有之美豈始望集作願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

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

常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

香當時最為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

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詠一時之志偶書石背且

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

前人

白氏洛中集者樂天在洛所著書也大和三年春樂天始

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及茲十有二年矣其間賦格律詩

凡八百首合為十卷今納于龍門香山寺經藏堂夫以狂

簡裴然之文而歸依支提法寶藏者於意何我有本願願

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狂言綺語之過轉為將來世世讚

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也十方三世諸佛應知噫經堂來

滅記石未泯之間乘此願力安知我他生不復游是寺復
覩斯文得宿命通省今日事如智大師記靈山於前會羊
叔子識金環於後身者歎於戲二字一作垂老之年絕筆於
此有知我者亦無隱焉大唐開成五年十一月二日中大
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
易樂天記

東林寺建碑記

張文新

北海守李公文人之雄書品之能者也開元十及年作東
林寺碑手筆一軸俾模而刊石藏於寺者凡百一十三歲
僧之歷居者不啻大千數未始有議建豎者釋雲臯本謝
氏子讀書爲文將就鄉賦舉進士遇明師悟寂滅之樂因

禿頭就學遂僧于東林且有年矣一旦視碑卷嗟曰遠
之名德振千古東林之聲籍冠宇內而是詞是翰記其所
由然誠天下之妙絕山門之光大儒釋之美談也宜乎始
至而揭諸顯敞俾文士名僧趨嚮之不暇是何卷於塵中
踰百載莫石莫刊將焉用僧予僧門一士也一杖一屣一作
履足以歷岨嶮一鉢一衲足以了朝夕不著不繫視千萬
里若尋丈間遂裹足道途東西南北募緣以成其事會河
東裴公自中書舍人開庶府于鍾陵敷文行政教之餘得
六度三乘之奧聞臯志願亦垂信施因自染翰贊列爵秩
名氏于卷末又有以增名迹重爲光也臯乃得模而刊於
碑會昌二年四月磨礱旣成遂光遂平鐫之經硜夫象奎

呈如蛇如龍如飛如行一作走如筋玉在添如玄穹列星立
之亭亭弗磷弗傾于寺之明余時刺茲郡因減俸繕屋其
上且嘉一作票臯建志不苟古人云智過千人謂之英臯之
有决補遺事之智有崎嶇辛苦以成其智之一作智字實過於
百一十三年歷居之僧遠矣庸不謂為僧之英乎故記一
之碑之陰

一作皆續廬山記不若元本為是後題觀察使裴休
刺史張又新等立碑今不錄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六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七

記二十一

釋氏

寺

九華山化成寺記

修香山寺記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柳州復太雲寺記

復戒業寺記

院上

潭州法華院記

梵閣寺常準上人精院記

寺

九華山化成寺記

費冠卿

九華山古號九子山崛起大江之東揖瀟瀟廬於西岸儼創

成於天外旁臨千餘里高峯峻嶺臣焉連罔走隴子焉自
元氣凝結幾萬斯年六朝建都此為關輔人視山而天長
山閱人以波逝其間聖后賢臣詠歌迭興言不及者茲山
屈焉開元末有僧檀號張姓自郡舒至為鄉老胡彥請住
廣度男女時豪所嫉長吏不明焚疑其居而廢之時有僧
地藏則新羅王子金氏近屬項聳奇骨軀長七尺而力倍
百夫嘗曰六籍寰中三清術內唯第一義與方寸合落髮
涉海捨舟而徒睹茲山於雲端自千里而勁進披榛援藟
跨峯越壑得谷中之地面陽而寬平其土黑壤其泉滑甘
巖棲澗飲以示高潔曾遇毒螫端坐無念有美婦人作禮
奉藥云小兒無知願出泉補過應視坐石石間漉清二字一作

逕過不時人謂九子神焉素願寫四部經遂下山至南陵

視疑有俞蕩等駕馱焉自此歸山跡絕人里逮至德初有諸葛

節等自麓登峯山深無人雲日雖鮮明居唯一僧閉目石

室其旁折是鼎中唯白土少米烹而食之群老投地號泣

和尚苦行若此某等深過已出泉布買檀公舊地敢冒死

請大師從之近山之人聞者四集伐木築室煥乎禪居有

上首僧勝論一作等同建臺殿榭栴豫章土地生焉斷而

斲之玳瑁琪瓊不求他山肆其磨礪開鑿一作澗盡成

稻田相水攸瀦為放生池乃當殿設釋伽文像左右備飾

次立朱臺掛蒲牢於其中立樓門以冠其寺丹素交彩層

層倚空岳巒隊起於前面松檜陣橫於後嶺日月晦明以

增其色雲霞聚散而變其狀松聲猿嘯相與斷續都非人間也建中初張公嚴典是邦仰師高風施捨甚厚因移舊額奏置寺焉本州牧賢者到寺一作終嚴師之敬西江佑客於雲外見山施帛若干足錢若干緡焚香作禮遙以祈祐師廣德焉况親承善誘感悟深哉旁邑豪右一瞻一禮必獻桑土豈諸牧不合禮焉富商大族一作旅輕其產哉道德感也本國聞之相與渡海其徒寔衆師憂無糧發石得土其色青白不掺如麵夏則食蕪土冬則衣半火無少長畚田採薪自給中歲領一從者居于南臺自緝麻衣其重兼釣堂中塌上唯此而已池邊建臺厝四部經終日焚香獨味深旨時年九十九貞元十年夏忽召衆告別罔知攸適

但聞山鳴石墮感動無情與此小城有尼侍者來未及語
中和鍾無聲墮地尼來入室堂椽三壞吾師其神歟跌坐
函中經三周星開將入塔顏狀亦如活時昇動骨節若撼
金鎖經云菩薩鈎鎖百骸鳴矣基塔之地發光如火其圓
光與其佛廟群材締構衆力保護施一金錢報一重果下
爲輪王上登聖地昔有護法良史洎施力僧檀越等具刻
名于石士疾歿代不能立殊績以濟衆又不能破餘財崇
勝因緣豕腥羶顧兒婦生爲人非死爲鬼責悲哉時元和
癸巳歲予閑居山下幼所聞見謹而錄之孟秋十五日記

修香山寺記

白居易

洛都四郊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十寺觀遊之勝香山

首焉香山之壞久矣樓亭騫崩佛寺集作暴露士君子惜

之予亦惜之佛弟子耻之予亦耻之頃予為太集作子賓

客分司東都時性好閑遊靈跡勝槩靡不周覽每至茲寺

慨然有完葺之願焉迨今七八年幸為山林一作水主是償

初心復始願之秋也似有緣會果成就之噫予早與故相

國元公四字集作元相國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冥心於因果之

際去年秋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

臧獲輿馬綾帛泊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為謝文

之贄來致於予予念平生分文不當辭贄不當納自秦抵

洛往返者再三訖不得已乃集無回施茲寺因一作請悲

智僧清閑主張之命諶幹將士仁一作復掌理之始自寺前

亭一所登寺橋一所連橋廊七間次至石樓一所連樓廊

六間次東佛龕大屋十一間次南賓院堂一所小大屋共

七間凡支壞補缺集作墮覆漏圯墁之功必精赭堊之

飾必良雖一日必葺越三月而就譬如長者壞宅鬱為道

師化成於是龕像無燥濕侈泐之危寺僧有經行宴坐之

安遊者得息有觀者得寓目關塞之氣色龍潭之景象香

山之泉石石樓之風月與往來者耳目一時而新士君子

佛弟子豁然如釋憾刷耻之為者集無清閑上人與予及

微之皆宿舊也交情願力盡得知之感往一作性非念來歡一作

歎且贊曰凡此利益皆名功德而是功德應歸微之必以

有滅夙殃薦冥福也予應曰嗚呼乘此功德安知化劫不

有滅夙殃薦冥福也予應曰嗚呼乘此功德安知化劫不

文苑英華

智

與微之結後緣於茲土一作乎因此行願安知他生不與
微之復同遊於茲寺乎言及於斯漣然集作涕下唐大和
六年八月一日河南尹太原白居易記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劉禹錫

益城有集無右門街集作大逵坦然西馳曰石笋街街之
北有仁祠形焉直啓曰福成寺寺之殿臺與城之樓交錯
相輝綉于碧霄望之如崑閬閭物大和四年蜀師非將材
不修邊備南詔君長謀得內空乘隙全入闔于城下或縱
火以駭衆此寺乃焚高門修而集作委爲寒燼集作如是者再
歲帝念坤維丞相復來山川如迎父老相識環視故地寺
爲焦墟興起廢之歎爰有植四之願乃命主俸吏以吾繼

錢二十萬爲經營之基自公來思留一號無事時康歲稔人

樂檀施公言既先應如决川乃傾臺衣楮乃出懷袖勝因化

愚惠集作慧集作力攝慳男奔女驟急於微令匠者度材以指衆

徒藝者運思以役衆技斤鋸磨礱丁丁登登陶者儲精巧

者効能欸自火宅復爲金繩沿故是罪新因毀成妍華夷縱

觀萬目同聳既告訖後公來慶成雲鮮日潤輝映前後於

是都人舞抃而誼曰昔公去此福成以燬今公重還福成

復宇民安軍治亦如此寺庸可勿紀乎公實聞斯言遂折

簡見命謹月而日之時大和某年某月日大擅越具官封

爵段氏其他發大願者程功董事者自中貴人及賓介作
僚將吏若僧徒借籍之而刻于石

柳州石本有重字復大雲寺記

柳宗元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佃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鷄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餽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蓄字不孳童之禮則頑東之刑則逃唯浮圖集作屠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達達橫街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

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集作室為學者居會其徒

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鍾以嚴其道而傳其石本無其言而人始

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

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

千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治事僧

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十六日寺皆復就

復戒業寺記

沈亞之

皇都左輔其屬縣朝邑縣令王鄆言能改作便民嘗集作當

有緇衣遷寺戒業民不便鄆復之初蒲寇李懷光既虜其

屬將收其散卒聚之長春宮城園朝邑室廬皆殘燼寺宇

益毀其後緇衣以為居近郭苦遊賓乃聚黨與謀遷之西

岡縈垣侵社地又治殿廡諸墓墳壙當其下者輒平去是時鄆為尉固止之緇衣之魁得他吏與交通為助故尉終不能制日一作縱其徒於民間為禍福語以動惑之民無老幼男女爭相率以奉所欲顧尉集作已後耳及鄆為令乃元和七年也明年召緇衣宿老師弟子與語曰緇衣之道非能逾仁義以無害故天子許留國中前者緇衣無狀徙其居西岡之上侵社地壞丘塚夫社國之尊祭也丘塚人之反本也今爾集作曹自為其居侵壞之是寧無害耶其昔爭之不得身一作常慄慄抱痛願得自効以快意今能承復幸善不能亦且論擊矣民間之皆大喜故以其年十一月悉還其故九年余東適邯鄲走蒲關朝邑令為具

既醱前奉酒於余因請以其事次於集作文

院上

潭州法華院記

于頔

長沙郡之安國寺寺之北偏法華院結構始畢光明弘敞依之者有其旨乎即我湖南伯御史中丞楊公竭孝思追大福報罔極于所恃也於戲萬法性離也言說非法也然捨言說無以辯了義詮實相繇是經教生焉佛說九部法華為最其逗機也韶靈珠於髻上指衆寶於藏內藥草沐莖葉之雨諸子悅羊鹿之車其會真也以開示悞入誘群迷令得佛知見以會三歸一為上乘令知法真際至於如是性如是相了緣起叩寂滅憊劫諸佛乃能知之其餘聲

聞辟支如稻麻竹蒿不得其微密也若有受持讀誦勇猛
堅固我為勝因果亦隨之即揚州龍興寺阿闍梨靈祐鑽
研歲久深解義趣常為寶函以授信心仍大署其背曰功
滿三千其道乃圓百福萬善充塞沙界中承先太夫人榮
陽鄭氏以閨門尊重之德奉西方清淨之教歸命道士且
業是經是一作時有明晦我無間斷君無幾實盈其數焉常
願極精慮罄泉貝大依佛事共揚光烈嗚呼風樹之感霜
露之悲入肺肝者可勝道耶今位登方伯輕千乘之貴捐
萬鍾之祿隳心裂膽履紹前志此所不敢一日而忘其親
也先是此地松竹葱蒨含絕世之異觀者百輩曾無頌聲
公乘時多暇高步廊廡密獲勝勢其心快然因心計手精

付于匠吏經時而成之堂殿崔嵬以切雲軒廊辟窳而踞
風皎嚴淨而無塵若釋梵之天宮大德僧懷遠秀掩珪壁
操陵霜雪是故啓請為其主張加之以田產因之以城獲
受用具足無遺乏相嘗聞於經曰造塔廟建形像旃檀沉
水彩畫裝鉸如是功德福不唐捐伏知必有以資窈冥闢
徃路揮斥萬有騰陵三界巍巍尊識補賢聖處信決定矣
其或否者我教其誣乎恭惟先太夫人誠敬齋莊高明惠
和道可以裨補陰教禮可以綢繆婦則早居穆伯之噐有
賢子三人始在童孺則自教誨非雅言正味不道不食使
中和淳粹之氣飽飲其腑藏焉故中司洎令弟兵部郎中
凝大理評事凌皆擢進士高第以清風累德文學政事振

休聲于宇內議者謂王昆金友如三山峙立三川橫流焉
後之君子非但寶地觀此誌可以知上有聖謨之美下有
大孝之嗣矣公未懷慟絕不忍握管濡墨以文字自尊其
意見托序述乃惕然而書之

梵閣寺常準上人精院記

符載

峯巒不嶢峭無以為泰華院宇不嚴麗無以為梵閣此寺
之有此院猶頭之載冕弁目之懸眸子有闕是者謂之顯
昂丈夫其實誣之矣蜀郡豪也其民侈而夸者有之其土
腹而譁者有之偶得靜地黃金以梯一作賤梵閣據龜城
犀浦之間背郭六七里而遙擺喧傲俗已有真趣及履吾
之精院也非天雲而高非川澤而深非江海而遠非山林

而靜蒲庭多修竹古樹喬柯密葉扶踈膠葛其下向背

齋洞啓晨朝日出光照屋棟一聞鍾磬焚香掃地其心冷

然也亭午無人經行林中凡鳥不來時聞一作雲非天風其形

飄然也沉沉子夜清霄曼絕唯餘皓月鋪軒洞牖其氣凝

然也夫人之神不靈者耳目泥也居處燕也思慮昏也苟

身棲清靜一作淨之城日睇澄鮮之境心遊寂寞之地雖妄

想有金城湯池之固不得與吾為敵矣余為六塵組織因

於懺洗嘗與一二善友跳身此來高僧達客微言相誘剎

那之下我得一作得本性况復主人棲處偃仰動淹星歲哉

院王姓瞿氏真釋種也行業如圭壁標韻如松鶴毗尼大

藏落其關鎖壇場之上鬱有風稱弟子以羸漏之質入旃

檀之林嗅聞馨香身意快樂故書美以示於道而欲使後
之君子遊其地覩其文明其人知余詞之不鹵莽也丁亥
歲正月辛卯國家郊天之日也試大常寺協律郎攝監察
御史符載厚之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八

記二十二

釋氏二

院下

常州建安寺止觀院記一首

廬山黃石巖院記一首

佛像上

利州北題佛龕記一首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一首

移佛記一首

再修成都府大聖慈寺金銅普賢菩薩記一首

繡西方大慈大悲阿彌陀佛記一首

畫千手千眼大悲菩薩記一首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一首

院下

常州建安寺止觀院記

梁肅

沙門釋法顯啓精廬于建安寺西北隅與比丘衆勸請天台湛然大師轉法輪于其間尊天台之道以導後學故署其堂曰止觀初南嶽祖師受於惠文禪師以授智者大師於是乎有止觀法門大旨止謂之定觀謂之惠演是二德集作攝持萬行自凡夫妄想訖諸佛智地以契經微言括其源流正其所歸圓解然後此圓修圓修然後能圓證此其畧也自智者五葉傳至今今入師當像法之中誕敷其教

使在家之徒撥邪反正如大雲降雨無草木不潤升其堂者甚衆其後進入室不十數人法顯與居一焉予以爲法門有三觀逐微之此堂蓋非緣不成空也有之以爲利假也不廣不狹不奢不陋中也又以淨名之喻宮室謂於虛空然集有後字不能成隨其心淨則一切境淨作一物而觀者獲數善焉又况我大師居之爲斯人之庇乎小子忝遊師門故不敢不志時大曆九年冬十一月日記

廬山黃石巖文粹有院記

劉軻

古老有言曰太極之氣積而爲二字山岳洩而一無爲川瀆然則匡阜之氣一作境其大也一作者乎庚辰歲山客劉軻採捨恠異自麓至頂却下半里餘次于黃石巖巖中有樓

禪子不知其幾許臘而瓌行峻節人事難能僕高其人而
信宿忘返一無此乃一作蹟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乃

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桂云初一無此字毫髮我植今環人臂鳥
飛兎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昏旦霜炎之凍灰廬山記拾遺作炙

生落之榮悴去留之沿沂雖云云一作自彼而於我茂如
也於戲向非巖房峭絕僧行孤峙則人境兩失故文粹無此字

本作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煙雲生於一作履鳥風嵐出
靄生一作嵐於襟袖群形浩擾倏一作人或作聃子每至煙雨

初霽山光澄練冷冷仙語如在耳右况又聳凌兢上冥冥
安焉一作知不能與洪涯一作接袂浮丘連駕盈縮造化吐

納顛氣絕慙容於後面遠一作喧卑於腥一作穢乎何不得然
四字一作不蓋鈞也餌也名為利鈞名為利餌吞鈞食餌

手足羈鎖彼安焉一作得跳躍於此乎是知夫禪僧心去桎
梏一作夫禪子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

一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師宜春
人俗姓劉名常進時人以師久住遂以其姓易其巖名也

一作佛像上
利州北題佛龕記
蘇頌
一作皆唐文粹

禮部尚書兼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使持節劍南安南一作
節度諸軍州事許國公蘇頌敬造因寓言曰吾見夫山連

岷嶓水合江淹山兮水兮路窮嶮鬱南望兮此一作情多

文苑英華 卷之八 蘇頌 題佛龕記

吾又見像法住世于巖之阿百千萬億今相觀我載琢載
追兮吾匪他伊古昔今焦呂擬作不懼必忠信今艱危若
何故吾因空而即有孰不迴何以檀那行矣此陽景頽兮
翠改色陰風起兮自增波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歐陽詹

萬物闐闐各由襲沿無襲無沿而忽以然苟非妖怪實為
珍慶斯石像者其珍慶歟始孕靈韞質朕兆未見則峩峩
巨石巖峭山立鎮郡城之前阜壓蓮宮之上界海若鞭而
莫動天時泐雨終固皇唐天寶八年五月六日清晝忽騰
雲傍集作湧驟雨來集驚心環駭軒文粹旬香冥雄雄者
雷騞然中震迸大噴一作叮大聲殷空岑嶺躩踞潭洞簾

蕩灑更風雨散雲雷收激川頂辟輪囷斬焉中闢南委也

以梯集作落北干霄而碣一作樹不上不下不西不東亭

亭厥心隱出文粹真像三十二相具八十種好備列侍

環衛品覺有序莊嚴供養文物咸秩融蜀本然慈面儼矣

儀形似倚雪山而援法如開日月殿以跌坐異矣哉不曰傳

聞乎未聆於既往不曰多智乎罔測其所來且物之堅莫

堅於石况高厚廣袤又群石之傑一朝瓜剖中有雕琢其

為造石之初致有形於外封乎其為有石之後入無間以

內攻乎噫不可以人事徵試請以神化察巍巍釋氏發揮

道精其身既傾其神不生等二儀以通變齊四大而有力

教於時有所頽靡人於教有所忸怩則為不可思議以煦

以吹故示此無跡之跡難然之然俾知其集無我存存入其字

集無我之門經曰千百億化身蓋隨感而應茲身者則千

百億之一焉昔諸佛報現皆托於有命則有生有生則有

滅曷若因其不朽之物憑乎集作不動之基形既長存法

亦隨是與天為童兒集作而出世假長者以來化玄玄之

微則雖一永永之利則不侔可以禮足而悔罪寄影以安

樂予則求福不回者焚香跪仰或從釋子之後故於文粹

嶢嶢之餘仍聊書其所由來貞元六年七月十五日記

移佛記

沈亞之

元和四年三月五日杭州報恩寺長老與其鄉閭父子將

徙故佛像歸復于其寺佛至乃饗長老使白其由於亞之

而求詳錄焉泥子曰西域之有神教流於東域中者其最

像法其法者名曰佛自稱曰天人師又曰世尊出其言亦

曰經驗其經之說佛去世而後摹其形正像其真與眾瞻

仰之故法之言像由斯一有也其或範金鐵以為之合土

木以為之堅之以脂膠飾之以丹漆五色然後形神儼然

成其像舉其數體有為尊而坐者有為碑而拱立者有跪

集有者如受教諭者有執樂而絃者吹者有具其形恠荷戈

而勉強者有嗔目而叱咤者摹鬼神焉此為像之外者也

其性之旨為戒慎焉集無正邪去惡為濟渡力導盲聾警

沉溺使民無不善如我仁誼慈惠然此為像之內者也又

說有已來之生來生之後生為福則福應為禍則禍應因

緣化而設其音或由是舉域大敬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信佛之來於今六集作八百餘年矣其間亦時神恠焉先天中

其寺之佛事具足如向之稱者無何水火集作大是災生民流沉溺于是邦其寺之佛事卑而拱立者跪而集作如受教諭

者執樂而絃者吹者衛而荷戈叱咤者皆毀也散其宇皆落唯尊而坐者獨巋焉而存由是納去又重其裝集作莊敬

焉數歲其鄉人後生敵惡者十誠其三四故此鄉之人思其功力復求而歸之與其敵惡誠一作是欲而一有與字敬順

之道明矣嗟乎忠信仁誼不舒信於人久矣而皆以已生來生之後因緣禍福之說化行矣集作馬今余因長老請余

記移佛之由遂得道教之意集無此字所以意者欲使群生隨其機以悟之其機高者其性真見其內像而內覺發其心

而能至其正其機下者其性回見其外變一作像而外覺反其心而後歸其正是故精麤其內外之像以陳之

再修成都府大聖慈寺金銅普賢菩薩記

高阜

真如常寂色相假名法本無緣誠感必應大慈寺普賢像

蓋大照和尚傳教沙門體源之所造也儀合天表制侔神

工蓮開慈顏月滿毫相昔普賢以弘誓願於南瞻部洲贊

釋迦文拔群生苦而塵俗昏智莫覩真相雖同諸法究竟

寂靜而隨所應為現其身即色即空皆菩薩行自昔鎔于

寺之東像成功巨莫能締構危棟洩雨頽墉生榛狐狸梟

驚號嘯昏晝於戲明可以照幽晦教可以達群迷何廢興
 之變陰騭於冥數昔大曆初有高行僧不知何許人曰斯
 像後十年而廢二十年而復興我今皇帝神聖纂圖詔四
 方藍宇修舊起廢斯其明效也臯因降誕慶辰肅群寮戒
 武旅上崇景福齋于斯寺觀像王雄傑天眼慈矚一作禮
 足諦視恍如有神而廢故湫漏殆無人跡將何以昭誘沉
 淪發揮誠敬遂南遷百餘步度宏規開正殿因詔旨諭群
 心千夫唱萬夫和奮鼎負岑穹崇橫絕運巨力拔始雷殷
 而地轉欻雲旋以山迴面四方而聖教攸歸鎮坤維而蠡
 類知向於是平坎窞翦蒙嶽嶽橫空準繩奮曲面勢連廊謂
 以雲屬三橋揭其虹指廊庭之漫漫指廊庭之漫漫指重門之嚮嚮

知至道默存於濁劫元功必格於康時不然何神像巍巍
 冠諸有相久而弛廢將有待而興乎觀其左壓華陽之勝
 中據雄都之盛岷江灌其前趾玉壘秀其西偏足以彰會
 昌之福地弘一方之善誘安得不大其棟宇規正神居哉
 夫像未一作設一作陵夷去聖彌遠言教者必滯於物遺物者亦
 住於空將求乎中弘我至教乃擇釋子達真源之所歸者
 予以居之臯受命方鎮十有七年求所以贊皇猷禪大化
 嘗以萬人之心不俟懲誠靡然歸善者釋氏之教弘矣况
 冥祐昭報大彰于時崇而守之亦同歸於理也是用上承
 聖意虔奉天心存像存教以勸其善貞元十七年十一月
 二十日劔南西川節度觀察處置并雲南安撫等使光祿

大夫檢校司徒兼中書令成都尹南康郡王常臯記并書

繡西方大慈大悲阿彌陀佛記 穆員

儒之執喪也極其哀止於毀其於既往也則無及焉西方
聖人以大慈大悲為功追護往生為誓凡爾銜卹靡至克
窮罔極如有求而不獲者何末由斯而洩之貞元八年百
一旬有六日我伯姊前烏程令弘農楊萃一作華故夫人之
喪再周先是哀子泰衡高復觀洎女子子字一相與號曰
我之生也自親之生今我報親幾何而既何先生制禮不
即人心何義和迅節不恤余慕於是合哀僭聖誠而禱之
男冥其心女集其指迨茲日而阿彌陀佛現嗚呼西方之
哀念焉斯至矧是像也一縷一哀一哀一聖凡億萬縷為

億萬聖億萬大慈大悲一壹之乎爾願其為追護也可

些言量哉忝等毀傷見者之神號墮鄰人之淚是月之慕有
逾其初舅氏員撫而廣之曰親之於子也生三年而免於
懷子之於親氏喪三年而免於服是則服之終也豈哀之
終乎記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蓋哀之終也此又哀之終
也豈孝之終也經曰立身揚名以顯於後世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此孝之終也若然者爾之孝爾之哀借爾身齊
爾性於是始孝何痛夫終焉負悲不能文強為之記

盡千手千眼大悲菩薩記 前人

貞元七年孟夏月再旬有六日我伯姊弘農楊氏夫人之
菴女秘書省正字河東裴求已妻痛夫四序往而還萬

化周而始慈顏復覩終天無期伏念身體髮膚重於所受
不敢以毀生爲報其發於一號者則吳一作穹可聞泉壤
可徹恭西方之教有追護之功崇建是像庶乎有及吾聞
之古之泣血不必以血爲淚痛之至者如泣血焉是像也
起爾一心成于手千眼自素爲績自績爲相自相爲聖自
聖爲福所以復于爾所生者庸非爾之血乎希微窓冥之
聞一作惟至可至之至者孰至於哀哀爾思舅氏員自以
一虧而不復續者骨肉之謂泣撫其事從而記一作之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劉禹錫

佛新盡于軋竺而像教東行是法平等故所至爲淨土是
身應供故隨念如降生先是魚復人有以利金爲彌勒像

者重千鈞碎容瑞相人天兩足鳧氏卒事而他工未備故

寓于西偏不知其幾年矣寺僧法照瞻禮發信赤有白足

入諸天集作城乃互聚落無空過者積十餘年得信財無

量繇是購工以嘗巧募徒而畢力四輩增增工麾以肱中

樞外脉陰轉陽動歛如地湧岌如山行大匠無言尊容嚮

明青蓮承跌金獸捧持藻井花鬘蕊籠四垂邑人膜拜如

佛出世法照以願力能就泣於集作佛前因持片石乞詞

以示後按此寺始於宇文周初瀕江埤庫皇唐神龍中爲

水所壞有波那賴耶國僧廣照浮海而至頓錫不去遂移

於今道場所山曰磨刀嶺曰虎岡其經始與克終集作皆

蕃僧是力後之有志者豈無人哉法照夔人姓穆氏年十

有五出家依江陵名僧受具肇自貞元二十年甲申歸此
寺願崇建有爲凡修大殿立菩薩大弟子侍佛左右逮長
慶癸卯有成其善植德本者歟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八

江陵名醫受其學自負...
寺... 建... 凡... 修... 殿... 立... 善... 處... 大... 象... 下... 有... 節... 左... 右... 蓮... 花...
... 亦... 有... 成... 其... 善... 植... 德... 本... 者... 歟...



